

南 華 大 學  
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從多元文化看台灣詔安客的族群認同—  
以雲林縣崙背鄉詔安客為例

Take a look on the ethnic identity of Taiwan Zhaoan Hakka  
from multiculturalism,  
take Zhaoan Hakka in the Lunbei Township of Yunlin  
County as an example

研 究 生：李嫦薇

指導教授：周 平 博士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 南 華 大 學

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從多元文化看台灣詔安客的族群認同——以雲林縣崙背鄉詔  
安客為例

研究生：李 娣 薇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林本煜

楊弘治  
周 平

指導教授：周 平

系主任(所長)：鄧 川 雄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95 年 12 月 29 日

## 摘要

本研究旨在了解台灣詔安客的族群認同並以多元文化主義面向來探討詔安客的族群認同。族群認同可分為：族群覺察、族群自我認知、族群行為模式與族群態度，本文依此作為族群認同討論的依據；除了解詔安客的族群認同，亦從多元文化主義面向討論詔安客在多元社會中的角色。本研究針對雲林縣崙背鄉、二崙鄉的詔安客，分為三個世代，即：年長者、青年人及學童，採用文獻分析、參與觀察、問卷調查及半結構式訪談進行研究分析。研究發現：詔安客語流失嚴重，隨年齡增長詔安客族群覺察愈高；詔安客族群認同強，對內自信心高，但與他族互動則顯不足；與他族的自我身份認定愈來愈模糊，形成多重認同。

本研究以現況來討論詔安客的族群認同，探討傳統文化，包括：語言、風俗習慣、祭祀儀式、圖騰、尋根之旅、詔安客家文化館、福佬客文化節等集體記憶與族群認同的關係，並以多元文化主義的觀點來檢視詔安客族群認同。

關鍵字：詔安客、族群認同、多元文化主義

##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at understanding the ethnic identity of Taiwan Zhaoan Hakka and multiculturalism aspect i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ethnic identity of Zhaoan Hakka. Ethnic identity can be divided into: Ethnic awareness, ethnic self-identification, ethnic patterns and ethnic attitudes. All these will be used as the basis for the discussion of ethnic identity; in addition to understanding Zhaoan Hakka's ethnic identity, the role played by Zhaoan Hakka in the multi-element society is also discussed from multiculturalism aspect. The Zhaoan Hakka in Lunbei Township and Urlun Township will be divided into three generations in this study, that is: the senior, the youth and the children. Literature analysis, participation and observation,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semi-structural interview methods will be used in the current study. The research result shows that: Zhaoan Hakka language is seriously lost and the ethnic awareness of Zhaoan Hakka becomes higher as their ages become older; Zhaoan Hakka has very strong ethnic identity and high confidence toward the inside but the interaction with other ethnic group is obviously insufficient; moreover, the self-identification with other ethnic group becomes more hazier and multi-identification is thus formed.

The ethnic identity of Zhaoan Hakka is discussed in this study through the current status of cultures which includ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p memory and ethnic identity, such as: language, customs and tradition, sacrifice ceremony, totem, root-searching tour, Zhaoan Hakka culture building, Fu-Lao Hakka cultural festival, etc.; moreover, view point of multiculturalism i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ethnic identify of Zhaoan Hakka.

Key word: Zhaoan Hakka, ethnic identity, multiculturalism

##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2
第三節	研究背景	2
第四節	研究流程	7
第五節	名詞解釋	7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1
第一節	客家族群認同與多元文化相關研究之探討	11
第二節	族群認同與多元文化相關概念之探討	15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22
第一節	研究架構	22
第二節	研究對象	22
第三節	研究方法	23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25
第四章	研究結果	27
第一節	詔安客的族群認同	27
第二節	詔安客的族群覺察與態度	47
第五章	詮釋與反省	51
第一節	多元文化與族群認同	51
第二節	傳統文化與族群認同	52
第三節	集體記憶與族群認同	55
第四節	小結	58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60
第一節	結論	60
第二節	建議	61
	參考文獻	63
	附錄	66

## 表次

表 2-1：與族群認同相關論文之時間分布表	11
表 2-2：與客家族群認同相關研究之論文	12
表 2-3：多元文化與客家族群相關之論文	13
表 2-4：詔安客相關之文獻資料	14
表 4-1：學童在各題選項中統計結果	28
表 4-2：青年人在各題選項中統計結果	34
表 4-3：年長者在各題選項統計結果	40
表 4-4：詔安客三世代在各題選項統計結果	43

## 圖次

圖 1-1：廖旭廷及其子孫族譜	3
圖 1-2：七嵌二十五村落示位圖	4
圖 1-3：研究流程圖	8
圖 3-1：研究架構圖	22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在以往查閱相關文獻，雲林縣的客家人鮮少被提及，一般人印象中也沒有客家人。筆者曾到雲林縣來惠國小代課，班上同學大部分皆姓「廖」，此現象令人感到好奇，何以班上同學都姓「廖」，探訪之後才了解，原來他們的祖先大多源自於福建省詔安縣，當地有「活廖死張」或「張骨廖皮」的說法，亦即子孫在世時，應當姓「廖」，以光耀母族，過世後改姓「張」，以存父姓；其語言為「詔安客語」，自稱「詔安客」。

根據雲林縣政府民政局（民 92 年）統計：雲林縣客家人口共三萬一千九百零六人。百分比超過一以上的依序有崙背鄉（35.81%）、二崙鄉（25.76%）、林內鄉（4.11%）、西螺鎮（3.33%）、古坑鄉（1.23%）；目前雲林境內會說詔安話的鄉鎮，其主要區域為崙背、二崙、西螺三鄉鎮（約二萬零四百五十一人）（廖俊龍，2004）。其人口之所以不確定，在於人口普查與戶籍登記只區分本省籍與外省籍，目前的身分登記亦未註明籍貫，詔安客與福佬族群並沒有明確的區分；若與福佬族群比較，詔安客人口明顯較少，在政治上不具決策權力，在公共領域無積極力量改變決策，經常被邊緣化，因地處農業地區，經濟條件貧乏，年輕人口大量外流，產業蕭條，生活水平亦不富裕；受文化交融的影響，社會階級處於不平等的狀態，詔安文化逐漸消失，特殊文化無法彰顯，族群互動無法獲得應有的尊重與認同，相形之下，詔安客顯得弱勢。

然而因全球在地化的影響，各族群紛紛抬頭，強調在地文化，弱勢族群要求認同他們的身分與適應其文化差異，讓一向被邊緣化的弱勢族群得以擁有發言的機會，保留自己獨特文化的權力，並勇於承認我群的存在，藉此得到適度的尊重與回饋，增加自我族群認同與信心，且與他群建立平等的對話關係。

本研究將視野放在雲林縣崙背鄉，以了解雲林縣詔安客的族群認同，透過多元文化來討論詔安客的族群認同。以往對於客家的研究，大都以語言研究為主，歷史、風俗習慣為次；與客家族群認同有相關的研究，大部分以北部客及南部客為主，中部地區的客家人經常被忽略；客家族群與多元文化主義有相關的研究採文本分析，似無法表現出當今現況之虞，其討論重點為「客家運動」，對於族群的議題較少著墨。因此本研究將焦點關注在中部地區的客家人，以族群議題為出發點，探討台灣詔安客的族群認同，藉由多元文化的論述來檢視族群認同。

2006 年 10 月於台北舉辦的「第一屆台灣客家研究國際研討會」，會中有一些期待即希望客家研究能建立客家理論的平台，因為文化詮釋需要理論，找到屬於自我的認同，重新詮釋我群文化。坊間對於客家族群的議題較偏向文史資料的查證，語言、風俗習慣的調查，有鑑於此，本研究試圖以客家族群議題與理論對話，讓客家族群議題擁有

更多討論的空間；從原鄉的空間想像，圓土樓、布雞拳的集體表徵想像或是重建「祖宗言」與傳統文化，增加客家人在地性的意識，賦於客家族群新的文化生命力。

## 第二節 研究目的

雲林縣的客家人常被忽略，本研究將研究視野放在雲林縣詔安客，透過文獻資料與田野訪談，了解雲林縣崙背鄉詔安客的歷史脈絡，包括詔安客的語言、風俗習慣和文化等；藉由個案訪談法，輔以問卷調查進行簡易的百分比統計，探討詔安客的族群認同以及在現代多元文化社會中，詔安客的角色為何？本文試圖從各種不同理論來解讀文化的特性，包括對語言、風俗習慣、祭祀儀式、圖騰、詔安客家文化館、客家文化相關活動的集體記憶，建立理解「傳統文化」、「集體記憶」與族群認同之間的關係，開發客家研究的新視野與生命力，進而思考多元文化主義的主要精髓，並以多元文化來討論對弱勢族群的關切。

依上所述，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 一、透過文獻資料與田野訪談，了解台灣詔安客的歷史脈絡與文化特質。
- 二、藉由訪談與問卷調查，了解詔安客的族群認同。
- 三、探討在多元文化中，台灣詔安客的角色。
- 四、探討「傳統文化」、「集體記憶」與族群認同的關係。

## 第三節 研究背景

### 一、「客」從何處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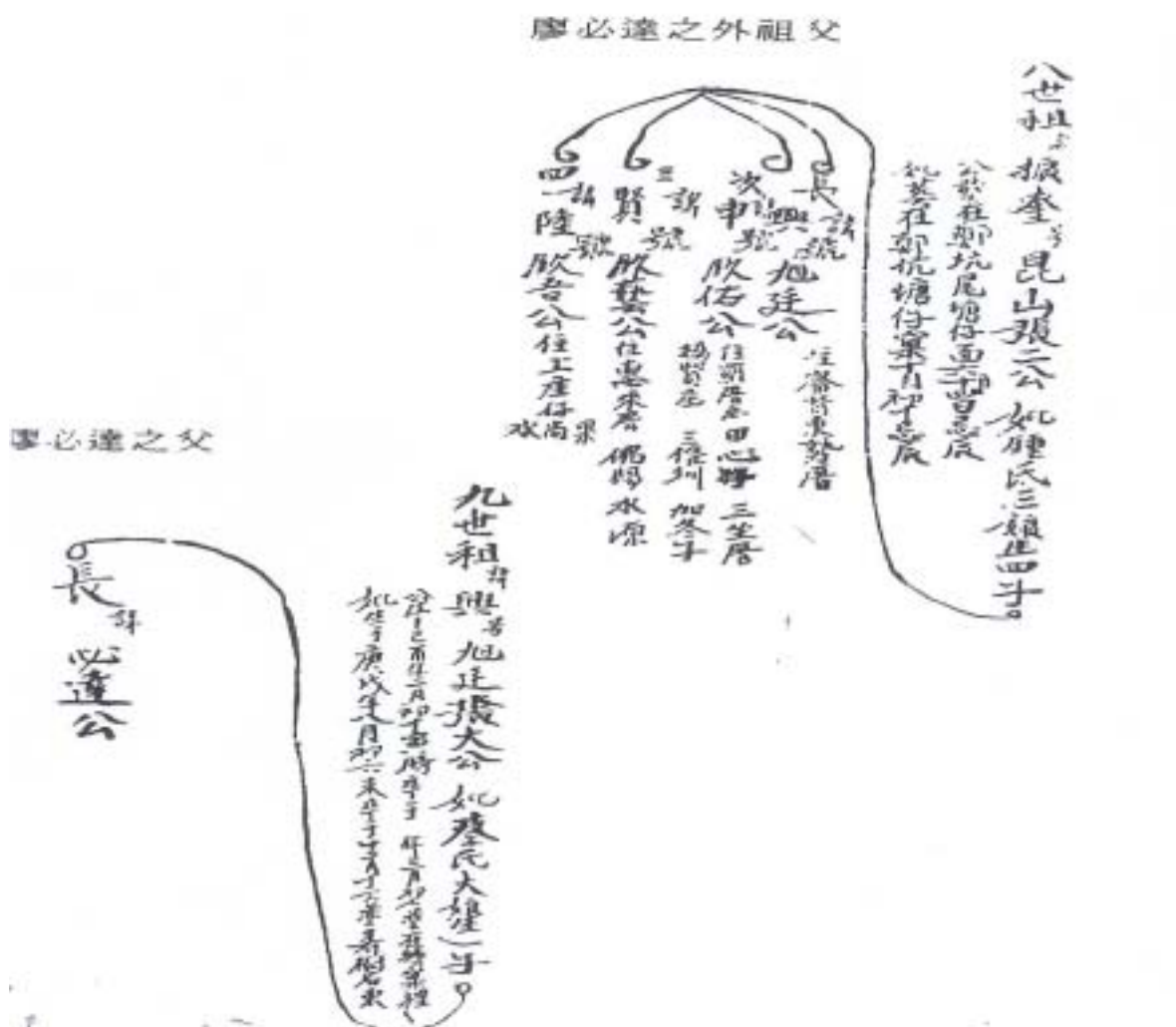
欲了解「詔安客」，須先了解「客家」族群由來。客家族群的由來有不同的說法，羅香林認為客家人南遷經過五個時期，第一時期：自東晉至隋唐，受五胡亂華的影響，由中原遷至湖北、河南南部及安徽、江西，沿長江南北岸以至贛江上下游；第二時期：自唐末年受黃巢事變的影響，由安徽、河南、湖北、江西等第一時期的舊居，遷至安徽南部、江西東南部、福建西南部、以及廣東的東北邊界；第三時期：自宋高宗南渡，受金人南下元人入主的影響，使客家先民的一部分，由第二時期舊居分遷至廣東的東部及北部。第四時期：因明末滿人入侵，客家人遷移至四川、湖南、廣西與臺灣；第五時期為清朝中葉，因人口增加迅速，經常發生土客械鬥，客家人南遷至廣東南部和海南島（羅香林，1992），根據廖丑對詔安客文史資料之記載，詔安客輾轉來台大約在清朝時期。



## 二、詔安客的歷史脈絡

康熙 40 年，居住於福建省漳州府詔安縣二都官陣的廖朝孔，率同兄弟偷渡來台，落腳於二崙開墾荒地。據廖姓詔安客近年來調查各房宗親家譜或祖先牌位，發現廖朝孔一行人抵達二崙時，已有廖旭廷<sup>1</sup>（如圖 1-1）早一步在崙背港尾田心仔地區開墾，因此推估出詔安客移民來台入墾雲林地區先驅者為廖旭廷與廖朝孔等人（廖丑，1995）<sup>2</sup>。

圖 1-1：廖旭廷及其子孫族譜之一部分<sup>3</sup>（轉引自：廖丑，1994：246）



<sup>1</sup> 此祖譜為廖丑在 1992 年調查各房家譜或掀閱祖先牌位所得的資料。

<sup>2</sup> 取自廖丑（1995），《張廖元子公族訊》，未出版。廖姓詔安客因有族人較完整的記載，包括：《張廖元子公族訊》（1995），久松出版社，另有一版本《張廖元子公族訊》（1995），未出版；《西螺七崙與台灣開拓史》（1998），未出版；《台灣與西螺七崙開拓史》（1994），未出版；《西螺七崙開拓史》（1998），前衛出版社；《雲林文獻》（1998）；《雲林縣廖氏大族譜》（1992），未出版等，都有記載廖姓詔安客的淵源，大部分由廖丑執筆，內容大同小異。

<sup>3</sup> 取自廖丑（1994），《台灣與西螺七崙開拓史》，未出版



依據台灣縣誌稿的文獻資料記載：明鄭之前，居住雲林地區為平埔族，大部分屬洪雅族，一部分屬巴布隆族，原住民平埔巴布隆族<sup>4</sup>只有一社：西螺社，當時雲林地方的洪雅族熟番有：斗六門社<sup>5</sup>、猴悶社<sup>6</sup>、他里霧社<sup>7</sup>、貓兒干社<sup>8</sup>及南社<sup>9</sup>，雲林地區之虎尾溪至濁水溪一帶平原，只有平埔族人，詔安客遷徙到台灣時，西螺、二崙、崙背一帶是荒蕪之地，因平埔族人人丁稀少，不善農事，平時以狩獵維生，只從事小規模的農耕（雲林縣政府，1978：6）。後因詔安客先民不斷努力開墾農地如今變成一片良田，西螺、二崙地區成為全國大穀倉之一。

台灣詔安客分布在雲林縣崙背、二崙、西螺三鄉鎮，以廖、李、鍾三大姓人數較多；廖姓氏分布在 25 個聚落，李姓分布在大義崙、崙前、羅厝及其他村落，鍾姓主要分布在二崙、崙背交界的復興村、大同村、枋南村與水尾村等八個村落，俗稱「八大社」，枋南社區的光祿宮奉祀鍾魁，光祿宮原本是鍾氏家廟，現在則祀奉較多「神明」，鍾氏為少數民族畚族的後裔。除了廖、李、鍾之外，桃園大溪的黃姓，桃園八德的邱姓，宜蘭的游姓，南投中寮、台中市北屯區等地區也有少部分的詔安客。

雲林縣西螺地區的詔安客人數其實相當多，因與福佬族群接觸較早且頻繁，福佬化程度相當深。崙背鄉港尾、羅厝社區及二崙鄉的來惠社區是保留較為完整的詔安客地區，老一輩還會說詔安客語。

### 三、詔安客的習俗

詔安客的重要習俗有：儀式、武術及語言，茲分述如下：

#### （一） 儀式

詔安客的祭祖儀式是目前保留較具代表性的風俗習慣之一，祭祖時從祭者或觀禮者，不論賢或不肖，齊聚祠堂，祭祀不談是非，以敦親睦族。後因白馬事件引起詔安客廖、鍾、李三姓大械鬥，祭祖及其酬安迎神遶境大拜拜活動遂停辦，詔安客不再有過去盛大的迎神賽會活動，甚至有廖姓與鍾姓、李姓不能連婚的習俗。廖姓族人仍維持春秋二祭，於「崇遠堂」舉行祭祀典禮，祭祀所採用之語言為詔安客語，目前也是在公開場合中，最容易聽到詔安客語的地方。

<sup>4</sup> 當時漢人稱他們為熟番。

<sup>5</sup> 另一名稱為柴裡社

<sup>6</sup> 今之斗南鎮將軍里

<sup>7</sup> 今之斗南鎮

<sup>8</sup> 今之崙背鄉豐榮村

<sup>9</sup> 今之二崙鄉大同村

## （二） 武術

清道光初年，盜賊嚴重威脅到居民的生命財產，迫使村庄需依賴自衛組織，擴大區域聯防。西螺地區各村莊的武術館也在環境迫切的需要下，聘請拳師來傳授武功，設立武館，訓練族人，保護族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往昔西螺地區，練武守鄉的風氣處處可見，至二次大戰後，武館尚多，是以農村子弟每藉農餘習武；自社會轉化，人口外流，目前僅少數人為武術傳承而操拳，並非用於保家防寇；崙背、二崙地區學童目前勤於練習布雞拳與開口獅<sup>10</sup>；希望以此作為詔安客家庄的精神象徵。

## （三） 語言

詔安客語大多數具有客家話的特徵，但又不完全一樣，由於詔安客語地處福佬方言區中，詔安客與福佬人交往較密切，因此，多少受福佬話的影響，一些詞語的說法吸收福佬話的詞語，只是語言形式不同而已。目前會說詔安客語的客家人不多，但在二崙鄉及崙背鄉，有些年輕一代的家庭不會說詔安客語，但也有族人仍堅持「不忘祖宗言」，年長者堅持要兒孫說詔安客語，中青代有半數會說客語，孩童則較佔少數。

目前西螺地區何以很少聽到詔安客語，可能有下列幾項原因：

- 1、婚姻關係：國人對婚姻的觀念是同姓不能結婚；若父親為詔安客，子女或多或少可以聽長輩說幾句，若詔安客女子與福佬人結婚，則較不懂詔安客語。
- 2、交通因素：因為交通較為便利，族人活動範圍擴大，便於遷徙，與外人接觸的機會較多，年長者一般都會客語、福佬話；成年者則會福佬話、國語、客語，學童則會國語與福佬話，少數會客語。可見福佬話在老、青、童三代具有影響力。
- 3、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交易上、商場上大皆與福佬人接觸，福佬人一般不會使用客語溝通，因此，詔安客須學習福佬話以利適應大環境；而都市工商業發達，農村經濟蕭條，青年人多出外謀生，使用詔安客語的頻率低，子女更是不懂詔安客語。

臺灣的詔安客家族群中，二崙、崙背地區的中年人還會說詔安客語，年輕一輩連詔安客都不大了解，詔安的歌謠、俚語等未保存，如不盡早做推廣詔安客語，詔安客語恐有消失之虞。

## 四、詔安客何以被重視

根據「雲林縣誌稿」的記載：

本縣移民來自閩粵，初時約有閩南語族與客家語族之別。因兩族人數相當懸殊。

<sup>10</sup> 詔安客從祖籍地聘請專精功夫的師父至港尾傳授武功，其拳路稱為「布雞拳」，或稱「白鶴拳」；布雞拳的舞獅稱「金獅連陣開口獅」，簡稱「開口獅」。

-----因本縣通行語言，當以閩南語為主體，而客家人僅為粵人自用語言，時至今日操用客家語者日漸減少。本縣客家語族散居於西螺、崙背、二崙等三鄉鎮，而虎尾、北港、斗六、褒忠等鄉鎮也有少許粵人居住。（雲林縣政府，1978：10）

可見雲林縣的客家人早在本地默默耕耘，只是在當時社會未開放的環境，一元化的政治措施下，各族群沒有發揮的空間，詔安客無權為自己發聲，而一直未被提及。

1980年代以前，族群的議題不容被討論。1990年代政治自由化及本土化之後，族群議題逐漸受重視。1984年台灣原住民運動崛起，泛「台灣原住民」興起；1987年客家文化運動崛起，泛「台灣客家」認同興起；之後因「全球在地化」的熱潮興起，世界各地紛紛興起「文化在地化」的觀念，客家文化運動、強調客家文化在地化逐漸興起，客家文化漸漸受到重視，希冀喚起客家族群的意識，重建客家文化與族群認同。

2001年6月14日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成立，委員會成立之前，詔安客因為語言上的特殊性，逐漸被發現與歸類。其實詔安客來台之後，一直默默傳承詔安文化，但是因受到政治、經濟及大社會環境的影響，詔安客無法普遍受到大家的認識與尊重，自認居於弱勢；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設立的目的為希望凝聚客家菁英與政府的力量，肩負起延續客家文化命脈，振興客家傳統文化，以及開創客家新契機，詔安客也在此時正式浮出檯面讓大家了解。

## 第四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首先到崙背鄉找尋相關資料並與指導教授討論後確定研究題目，其次就研究主題蒐集歷史文獻與整理現有學術研究資料，作為本研究的參考架構；再者設計半結構式訪談大綱與結構式問卷調查，分別進行訪談與問卷調查，並針對問卷調查進行百分比統計，謄寫訪談逐字稿與整理田野調查所得的資料，進行整合與分析。

本研究流程如圖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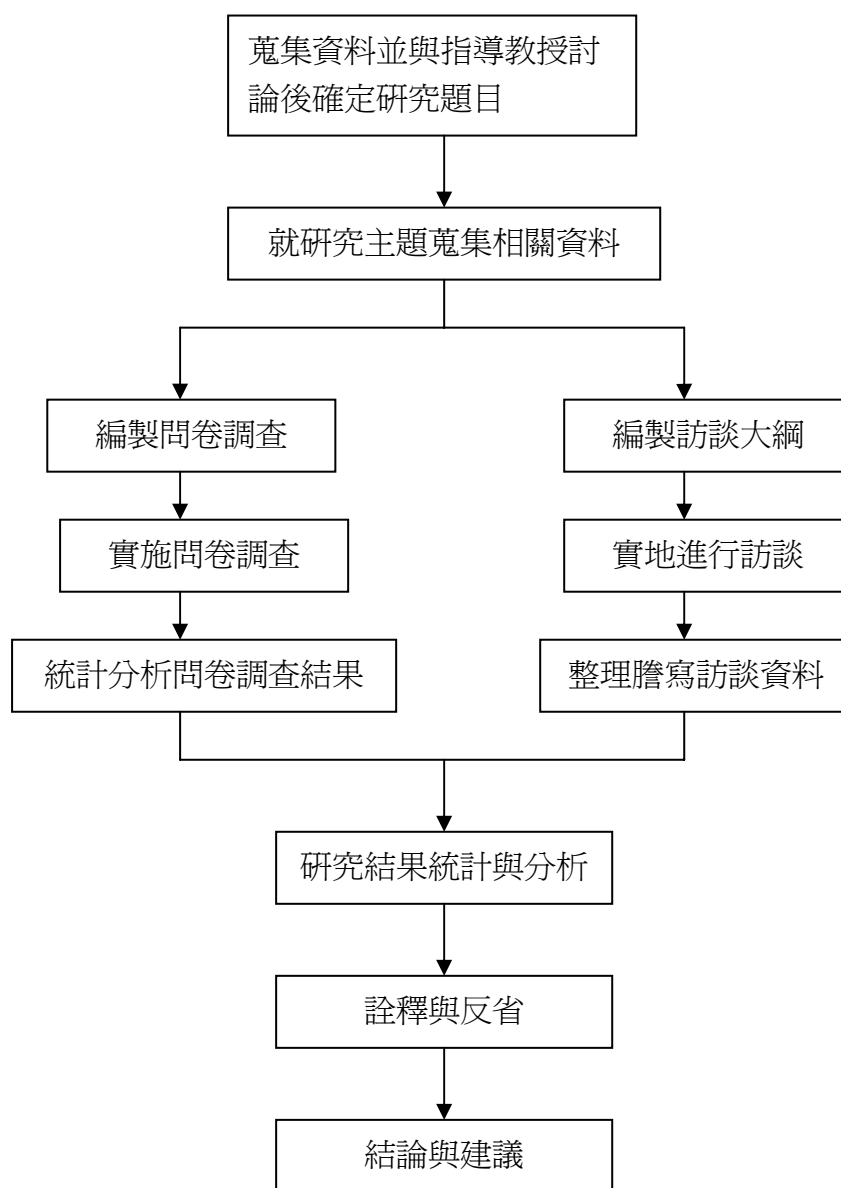
## 第五節 名詞釋義

### 一、詔安客

詔安客的祖籍地是福建省詔安縣，故名「詔安客」（詔安客的由來，2005）<sup>11</sup>。一般詔安客認定自己是否為詔安客族人，大部分是以祖源為認定標準，雖然祖源並非身分認

<sup>11</sup> 取自〈台灣詔安客語教學資源中心網站〉[http://tw.letter.yahoo.com/latest.php?letter\\_id=43216&d=2005/04/06](http://tw.letter.yahoo.com/latest.php?letter_id=43216&d=2005/04/06)

圖 1-3：研究流程圖



定的唯一標準，但大部分詔安客對於「共同祖先」與歷史，仍有無法割捨的情感。詔安縣不全是客家人，客家人主要分布在官陂鎮（廖姓）、秀篆鎮（李姓）、霞葛鎮（黃姓）、太平鎮等。詔安客在台灣分布，有雲林縣崙背、二崙、西螺的廖、李、鍾三大姓，桃園大溪的黃姓，桃園八德的邱姓，宜蘭的游姓，以及其他散居各地，如南投中寮、台中市北屯區等，不過仍以雲林縣崙背、二崙、西螺的詔安客為最集中。

## 二、福佬人

福佬人是指移民來台之前，移民者最後落腳的地方，移民來台者原居住於河洛一帶，因社會動盪不安，集體南遷，最後落腳於閩南地區，稱為「河洛人」又稱閩南人、學佬人、福佬人或鶴佬人等；Ho-lo 原本只是一種讀音，並沒有文字，後來語音變為「河佬」、「學佬」或「福佬」。當地耆老稱福佬人為「Ho-lo 人」（取其音），成年人稱「閩南人」、「台語」或「閩南語」，學童則稱自己為「台灣人」，說的話是「台語」，因此有些訪談或文獻文字資料會同時出現這些語詞，乃同義異詞。本研究以「福佬人」稱之。

## 三、福佬客

所謂「福佬客」其定義為：原籍為客家人，因歷史發展和環境影響，演變成為不以客家話為主要語言，而是以福佬話為主要語言者，稱為「福佬客」（葉菊蘭、2002：1）<sup>12</sup>。換言之，它是指客家人受福佬族群文化影響，客家人不太會說客家話，或是改變某些客家人應有的風俗習慣，他們的語言與生活習慣較偏向福佬人；也就是客家人福佬化，簡稱「福佬客」。

## 四、族群

族群通常是指在一個大社會中的群體，他們認為自己與他人有某種共同特性與文化，包括：歷史、祖源、血緣、語言、宗教、生活或風俗習慣等等，足以用來區分「我族」或「他族」。詔安客算不算是一「族」，在一般分類上，它算是「客家族群」的一個次團體，但詔安客認為他們與其他客家人，在語言、宗教、生活及風俗習慣上有些差異；在語言、祖源與風俗習慣又異於福佬人，詔安客將自己視為另一個「群體」，本研究以「我群」稱之。

## 五、族群認同

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ty)是指個人對某個族群團體(ethnic group)的歸屬感，以及由此族群身分所產生的想法、知覺、感情和行爲(許木柱，1991：399)。本文依據 Phinney & Rotheram 的說法，將族群認同之要素分為：族群察覺、族群自我認定、族群態度與族群行爲模式，包括：具有共同的族群起源、相同文化與習俗、共同信仰、使用相同語言，對於我族的文化覺察、認同與對他族的認異、態度等等看法。

---

<sup>12</sup> 《福佬客文化之旅—導覽手冊》(2002)(葉主委菊蘭一序)，1。

## 六、多元文化主義

多元文化主義 (multiculturalism) 有翻譯為「多元文化論」，也有翻譯為「多元文化」。多元文化主義之基本精神為「包容多元、尊重差異」，希望社會上每一個體，不論族群文化差異為何，彼此都能受到平等的肯認與尊敬，其目的是希望社會所有成員都能在平等的互動中得到應有的尊重與包容 (林火旺，1998：396-397)。多元文化論者強調各文化不論其差異如何，都能持續存活，正視文化或族群的集體目標，使未來世代能持續文化傳統和保留各族群差異的獨特性。





##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在探討台灣詔安客的族群認同，首先查閱與族群認同、多元文化相關書籍期刊，碩博士論文作為研究理論基礎。本章首先就客家族群認同與多元文化相關研究加以深入探討，次為瞭解族群認同與多元文化相關概念。

### 第一節 客家族群認同與多元文化相關研究之探討

本節擬透過對台灣地區碩博士論文之分析與探討來檢視國內對於族群認同與多元文化的關注，首先經由「國家圖書館」碩博士論文檢索系統，以「族群認同」搜尋 1989 到 2005 年相關論文共 34 篇，其中與原住民有相關之族群認同議題有 28 篇、與客家有關之族群認同議題者有 4 篇、與外籍配偶有相關之族群認同議題者有 2 篇。由表 2-1 可以看出，1999 年以前，族群認同議題較少，1989、1993、1996、1998 各一篇，1999 年以後，族群議題漸受到重視，族群認同的議題也逐年增加。

表 2-1：與族群認同相關論文之時間分布表

年代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2000	1999	1998	1996	1993	1989
篇數	6	5	3	5	5	3	3	1	1	1	1

其中以研究原住民族群認同所佔比例最多，客家族群認同議題有 4 篇，林福岳(2001)的《族群認同下的社區傳播---以美濃反水庫運動論述為研究脈絡》，其理論以「共識動員」為分析架構；余亭巧(2003)的《客家女性的族群認同經驗研究：五位女性客家文化工作者的生命歷程》，該研究以都會區之女性客家文化工作者為訪問對象，了解都會區新一代客家女性的族群認同經驗；溫美芳(2005)的《客家族群認同感的經驗研究》，該研究探討客家族群透過何種特徵屬性，激起彼此的認同意識。林逸涵(2005)的《六堆地區青少年社會網絡與族群認同關係之研究》，該研究旨在瞭解六堆地區青少年社會網絡與族群認同的現況。雖然四篇論文皆以客家族群認同為主軸，但其視野各不同，兩篇以北部客為研究對象，兩篇以南部客為研究對象，中部客家未曾被討論過，尤其是雲林縣的詔安客更是被忽略的一群。

客家族群認同大都以量化研究居多，以《客家族群認同感的經驗》為例，該研究以量化方法分析之，根據集體記憶的概念及社群活動的參與面向來分析客家族群認同情感，此面向的研究與本研究有些相似之處，本研究除了以集體記憶的概念之外，所討論內容包括：以現有詔安文化來討論詔安客的族群認同，傳統文化、語言、儀式、圖騰、集體記憶與族群的關係，並以多元文化主義的觀點來檢視詔安客族群認同的現況。本研究以多元方法來探討詔安客的族群認同，除了以訪談法了解詔安客的族群認同之外，輔以問卷調查，以補訪談之不足。《客家族群認同感的經驗》之研究以年滿 20 歲的客家人為研究對象，其實族群認同並非成年人才有，學童也有族群認同的意識存在，尤其是國家未

來的主人翁，怎能忽略他們的看法呢？本研究也特別重視學童們的看法，將視野放在雲林縣崙背鄉與二崙鄉的詔安客，藉此了解詔安客的族群意識與族群認同情況，研究對象分為詔安客年長者、青年人、學童三代，藉此了解他們不同世代的族群認同，並分析他們之間的差異與關係。

茲將與客家族群認同議題有相關的論文摘述如下表 2-2：

表 2-2：與客家族群認同相關研究

作者	年代	題目	出處	研究方法	研究重點
林福岳	2001	族群認同下的社區傳播——以美濃反水庫運動論述為研究脈絡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	問卷調查與訪談	本研究採用運動發動者所使用的論述主題，根據「共識動員」的理論架構分析之，再對照美濃此一客家群社區原本具備對自身的認同，來檢視下述兩者之間的關係：一、美濃既有的群群認同在論述中如何被呈現；二、在訊息傳播的過程中，認同的意識和機制如何影響運動策略。
余亭巧	2003	客家女性的族群認同經驗研究：五位女性客家文化工作者的生命歷程	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研究所	個案訪談法	本研究以都會區之女性客家文化工作者為訪問對象，藉由他們族群認同的經驗來認識都會區新一代客家女性是如何理解與認知其族群面向對於她們生活的場域可能帶來的轉變。其目的在探討這群客家女性如何感知到族群意識在他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又透過哪些流動的過程發生變化？他們如何看待這些變化帶來的影響？並且透過這群客家女性的聲音讓我們發現長久以來被忽略的一個面向，她們怎樣變化他們的特質，建構出屬於他們的圖像。
溫美芳	2005	客家族群認同感的經驗研究	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研究所	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探討，客家族群透過什麼樣的特徵屬性、共同記憶或儀式活動來激起彼此的認同意識。因此本研究根據集體記憶的概念，及社群活動的參與二個面向來分析客家族群的認同情感，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調查設籍桃園縣且年滿 20 歲之客家人，將影響客家族群認同之相關因素予量化分析。
林逸涵	2005	六堆地區青少年社會網絡	屏東科技大學	問卷調查	本研究旨在瞭解六堆地區青少年社會網絡與族群認同的現況；探討六堆地區青少年背

		絡與族群認同關係之研究	技術與職業教育研究所	法	景變項在社會網絡與族群認同之差異；並分析社會網絡與族群認同之相關與典型相關。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方法，研究工具包括「同儕社會網絡量表」、「家庭社會網絡量表」、「師生社會網絡量表」與「客家族群認同量表」；調查對象包括高雄縣與及屏東縣12所國民中學共計1,378名，有效問卷1,143份，回收率為82.95%。所獲取的資料，以次數百分比、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及典型相關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
--	--	-------------	------------	---	--

從國家圖書館碩博士論文系統搜尋到與「多元文化」相關之論文有78篇，其中由師院產出者48篇，與多元文化教育有相關者有52篇，大部分以探討原住民族群居多，探討客家族群者僅一篇，其論文名稱為：《多元文化主義的考察——台灣本土化潮流下客家運動之研究》，其研究內容摘述如表2-3，該研究以客家運動為主要訴求，內容回顧台灣客家運動，採用文獻分析法與比較分析法進行研究，文獻資料與現實狀況是否吻合？是否能夠完全反映當下現狀？則有待商榷；缺乏現實生活經驗，似有無法充分展現既有論述之虞；有鑑於此，本文採用訪談法，充分了解當下詔安客的族群認同態度，並以問卷調查印證客觀事實。本研究則將研究對象放在雲林縣詔安客，除了讓外界多認識雲林縣的詔安客之外，也藉此了解詔安客家人的族群認同，並以多元文化來討論對弱勢族群的態度與關切。本文採用文獻分析法、訪談法、問卷調查簡易統計百分比、和參與觀察法之多元方法進行研究。

表 2-3：多元文化與客家族群相關之論文

作者	年代	題目	出處	研究方法	研究重點
陳香如	2005	多元文化主義的考察——台灣本土化潮流下客家運動之研究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文獻分析法、比較分析法	本文透過完整回顧台灣本土化運動的脈絡檢證政治者與民間社會如何回應多元族群社會的事實，以及如何落實多元文化政策之研究發現，在台灣本土化浪潮中「客家運動」的經驗為台灣多元文化主義的實踐立下良好典範，它促使台灣社會面對不同文化群體差異以及維持多元族群之差異與確保其平等之責任，清楚標示多元文化主義作為國家民族統治的概念及其必要性，成為人民與國

					家之間的承諾，使台灣社會朝向多元文化之正常發展。
--	--	--	--	--	--------------------------

一般客家研究大多以北部客和南部客為研究對象，中部客家較少被提及，尤其是雲林縣的詔安客更是被忽略的一群。由詔安客相關文獻(表 2-4)可知與詔安客家相關文獻資料相當有限，以探討「語言」、「文史」居多；族群議題有些難度且具敏感性，有些人不樂於討論。本文為嘗試突破族群議題，以族群認同作為本文論述之重點，希望為詔安客家議題注入新的詮釋。

表 2-4：詔安客相關之文獻資料

作者	年代	書名	出處
廖丑	1992	雲林縣廖氏大族譜	未出版
洪惟仁	1994	台灣方言之旅	前衛出版社
廖丑	1995	張廖元子公族訊	未出版
廖丑	1998	西螺七崙開拓史	前衛出版社
李坤錦	1995	詔安客讀唐詩音論客家流變	第一屆台灣客家文學學術研討會
呂嵩雁	1995	台灣詔安客方言稿	第一屆台灣客家文學學術研討會
李坤錦	1997	漫談詔安客家人與詔安客家話	大甲河紀事
涂春景	1998	台灣中部地區客家方言詞彙對照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出版
廖丑	1998	雲林文獻	雲林縣政府
李坤錦	1998	詔安客家人在台灣的開墾與分佈	客家雜誌第 100 期
福建省詔安縣地方志 編纂委員會編	1999	詔安縣誌	方志出版社
邱彥貴、吳中杰	2002	台灣客家地圖	貓頭鷹出版社
東興國小	2002	戀戀詔安—1、2、3	東興國小
彭啓原	2002	台灣客庄影像	台灣省政府
廖烈震	2002	雲林崙背地區詔安客家話音韻研究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文研究所（現台北市教育大學）
陳秀琪	2002	台灣漳州客家話的研究----以詔安話為代表	新竹師院台灣語文研究所
劉還月	2003	台灣的客家人	常民文化
廖俊龍	2004	詔安話（一）古漢語，活化石	神農廣播雜誌社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04	客語大不同----食衣住行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第二節 族群認同與多元文化相關概念之探討

### 一、族群

在 1980 年代以前，有關台灣族群的研究相當少。「族群」此概念是在 1980 年代以後才出現於台灣社會，也才開始使用族群的概念來理解自己的社會。台灣早期對於「族群」概念的理解，大多以「本省人」、「外省人」的來區分，1990 年代以後，出現了所謂「四大族群」的概念：即「外省族群」、「原住民」、「客家族群」、「福佬族群」，但是此分類不符合「族群」定義。因此，我們也有必要了解族群的定義，才能了解詔安客這個特殊的族群。

所謂「族群」是一種特殊的人群分類方式，它涉及「我群與他群」的區別方式，進而影響「人、我」如何交往、如何相互對待的社會規範。而人群分類方式受到當時文化與社會制度的作用，不但包括對自我的「認同」，也包括對他者的「認異」。

芝加哥社會學者 Everett Hughes 對 ethnic group 的定義為：族群乃因可觀察與其他族群差異而成為族群；作為一個族群，是因為群體內的人和群體外的人了解它是一個族群；群體內部和外部的人在感覺、態度、行為、舉止上，覺得他們是個獨特的群體（引自陳志明，2005：229）。美國社會學家 Richard Alonzo Schermerhorn 認為族群 ethnic group 是存在於大社會中的集體（次團體），成員擁有或真實或假設的共同祖先，有共同的歷史回憶，以及擁有定義自我的特別文化表徵，例如：親屬模式、區域模式、宗教信仰、風俗習慣、語言、部族、國籍、生理特徵、文化等。族群通常是指共同組成一個大社會中的群體，他們主張或者相信自己有某種血緣上、體質上、文化上、意識上或其他的共同特性，例如宗教信仰、語言、風俗習慣等足以用來和其他人進行有意義的區分，讓人得以進行「我族」與「他族」的差異識別，以便對社會資源與權力，進行代表性的分配（張茂桂，2003：216）。

綜合以上學著的說法，族群具有以下幾個概念：

- (一)、族群與語言、文化、血緣、風俗習慣及「共同祖先」有關；在共同祖源的想像之下，「共同祖先」成為支持「族群」最有力的說法。
- (二)、族群通常是一個相對的概念，當個體認定一個團體時，族群意識會逐漸形成，個體能夠在意識上分辨「我族」與「他族」的差異。
- (三)、族群是大團體中的次團體，強調不同文化差異或社會群體的互動關係。

以上的說法比較偏重於原生連帶論，而社會學或歷史學對族群的認同解釋大致可歸納成三類：

第一、「本質論」(essentialism)，又稱原生論或根基論，其強調族群認同是自基於固定的特質，是文化及血緣自然衍生的結果，集體認同建立於有形文化特色或生物上共有

的特徵；詔安客大都以血緣、親族、語言、地域為基礎來認定自我的群體，詔安客異於福佬人最大的差異是語言，會說詔安客語，大部分是詔安客，但是不會說詔安客語卻也可能是詔安客；而此地區的除了語言的特殊外，具有代表性的姓氏、血緣與地域關係，亦是詔安客認定的標準。

第二、「結構論」(structuralism)認為族群認同是對於當下社會情境的適應策略或競爭的工具；詔安客一直強調他們與其他的客家族群不同的地方在於語言音腔的差異，在政治、經濟、社會資源的分配上明顯有所不同，因此他們的集體認同極力劃分出詔安客的身份與其他客家人不同，當然更不同於福佬人。

第三、「建構論」(constructualism)強調族群認同是社會建構的特質，認為族群是被建構出來的人類分群類屬，乃人為建構出來。族群是想像為一個群體的集團，是一國之內其他族群相對立的群體，本省人／外省人、漢人／番人、生番／熟番、泉州人／漳州人、福佬人／客家人、客家人／詔安客(施政峰, 2000: 106-107)。族群的形成常與外來勢力的影響有關，詔安客也是在族群對立(詔安客/福佬人)的認知上建構而來。

依上所述，建構論者強調族群認同的「建構」特性，使得後現代研究者在「解構」取向下，批評許多現代的族群都是虛構、或是為了工具性目的才形成、想像出來的。針對這種批評，也有研究者指出：「族群團體及其文化也不是完全虛構的建構，它至少需要一些無法辯駁、無法任意詮釋之事實作為基礎，才能壓倒對手-----【有關族群之】現實的確相當彈性，但不是能夠完全任意或武斷的。」(Roosen, 1989; 王甫昌, 2002: 246)。可見本質論仍是大多數族群共同認定的標準。

## 二、認同

泰勒(Taylor)認為，所謂「認同」(identity)是指在大社會環境中，個體自覺到一種特殊的共享關係，亦即身為一個特殊社群成員，自覺、認知自己和其他成員的關聯性，建立共同的善(good)，泰勒稱之為「我族認同」(we-identities)。此認同指個體融入集體中，群體價值決定個人價值，群體目的為限定個人追求價值的方向與目的，群體強調個體在特定歷史、文化、傳統和群體地位，亦即個人所處之歷史和文化傳統，在個人的自我認同上扮演建構性的角色(林火旺, 1998: 385-393)。

文化自我認同和他族的承認之間關係密切，不管是個人及團體自我的認識或認同，除了內在自省的功夫之外，需透過他族的承認和尊重來確認自己的相對位置，亦即人類存在的特質是離不開他族的承認<sup>13</sup>。認同須透過和有意義的他人之互動和對話，認同須

<sup>13</sup>周平(2006),〈肯認、分配與權力：社會正義三個向度之理論分析〉,收錄於周平、蔡弘政主編,《臺灣教育問題的批判與反省》,嘉義縣大林鎮：南華教社所,44。

經由與他人互動方法而達成的，亦即個人的自我認同須經由與他人的對話關係，認同才得以產生；換言之，認同是由社會外加於個體之上，個體生而從屬於一特定團體，此團體將限定個體的角色、行為及價值觀，此認知形成個體在社會角色上的自我認定，個體會對群體產生共識，分享群體的權利與義務；個人需透過社會大環境來界定自己的認同，他族與我族的分別就在此種差異與互動中產生。

### 三、族群認同的意涵

Phinney & Rotheram 在 1986 年針對兒童的族群社會化作了相關研究，其研究大部分以黑人孩童為主要研究對象，分析孩童族群或民族概念以及態度的發展，由一歲到十一歲分成各種不同階段來說明族群認同的心理發展。雖然黑人認同發展理論不能直接運用在客家族群的研究中，但對於族群認同的心理態度，仍有其參考的價值。因此本文根據 Phinney & Rotheram 的說法，將族群的認同之要素分為：族群察覺、族群自我認同、族群態度與族群行為模式 (Phinney & Rotheram, 1986: 10-28)。Phinney 在 1990 年也提出類似的看法，她認為最常討論的要素為族群自我認定、族群歸屬感、族群態度與族群投入。以下參酌他們的理念分析，以及相關文獻之參考，茲分別說明如下：

#### (一) 族群覺察 (ethnic awareness)

族群覺察乃是個體對於外界訊息的了解，它是個體認識事物的基礎，由此變成個人經驗，個體藉此了解自己與其他族群團體的差異。覺察是指個體能正確標記其所屬的族群，族群標記包括：族群的生活方式、歷史、宗教、價值觀甚至宇宙觀，皆會影響個體對事物的認知；亦包括對於族群團體的認識以及族群團體們的主要屬性、特徵、歷史與習俗，它不只是了解我族，也須了解他族與我族的差異

#### (二) 族群自我認定 (ethnic Self-identification)

族群自我認定是指個體能夠習得正確、一致的族群自我身份，並且適度的使用個體所屬團體的族群標記，理解及概念化所屬的族群團體，能夠以自我了解為觀點來表明族群身份，並且認識我族與他族的關係，個體也能夠正確且客觀地分派 (assign) 到特定族群。評估族群自我認定最基本的外顯條件是語言，雖然語言並非族群認同唯一的標準，但不可否認，各族群對於我族方言的努力仍不遺餘力，而祖源的認同也是建立自我身份認定的條件之一。

#### (三) 族群態度 (ethnic attitudes)

所謂族群態度是指個體回應外界環境，所表現出族群特有的方式，它可以表現出肯定的態度，也可以表現出否定的態度；此研究重點在於個體對於我族與他族的偏好趨向，採取消極或積極的態度對待外界環境。例如：喜歡參與客家相關活動的積極態度或自認是弱勢族群、或認為如果自己不是詔安客比較好等想法。

#### (四) 族群行為模式 (ethnic patterns)

族群行為是指個體在態度、情意和行為模式表現上與他群存在著某些差異，這些差異透過不同文化的習得而展現族群特有的行為模式。族群行為模式受到族群覺察、族群自我認定及族群態度的影響，當個體覺察到與他族有所差異時，個體是認同抑或排斥，如此的族群認同將會影響到個體偏好「我族」或是「他族」的態度，最後反應在行為模式上 (Phinney & Rotheram, 1986: 10-28)。例如：詔安客如果認同自己的族群，在態度上它可以積極表現出認同我族的態度，在情意上也能夠維護我族的自尊，在行為的表現上更能勇於表現自己的族群身份、語言與討論相關議題，如此積極的族群行為模式有利於族群認同之建立。

### 四、多元文化主義 (Multiculturalism)

1960 年代以前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都採取了一種所謂「盎格魯化」(以白人為主的主要論述) (Anglo-Conformity) 的政策來對待少數族群，亦即他們被期望融入現代大社會環境中，包括語言、衣著、休閒活動、飲食、家庭模式與認同等等方面都能被大環境同化。所謂「同化」即接受美國主流文化，弱勢族群順從優勢族群。從 1970 年代開始，在弱勢族群的壓力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都放棄同化主義模式，採取較為寬容與多元化的政策，實際上支持少數族群維持他們的族裔傳統。1971 年加拿大是第一個在全國境內正式採用「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國家，之後包括澳大利亞、紐西蘭、瑞典、英國與荷蘭，都採取同樣的政策。美國政府雖然沒有正式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但實際上已採取了同樣的作法。

在台灣，自從原住民的議題被重視之後，政府於 2005 年增修憲法條文第 10 條第 12 項：「國家對於自由地區原住民之地位與政治參與，應予保障；對於教育文化、社會福利及經濟事業，應予以扶助並促其發展。對於金馬地區人民亦同。」2005 年 6 月，國民大會增修憲法第 10 條第 11 項規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發展原住民族語言與文化。」2001 年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的成立大會上，總統聲明<sup>14</sup>：「中華民國是一個多元族群與多元文化的國家」，對於一項新的「基本國策」而言，不管是政策或是哲學意涵，「多元文化」在國內沒有太多的討論。

多元文化主義中的文化，其說法相當複雜，Kymlicka 認為文化常被提及的說法是獨特的習慣、相互關係、團體特質、公會、同性戀文化、甚至是官僚文化。第二種說法是西方民主享有一個共同的文化：即現代化、都市、世俗、工業化的公民對比以前封建制度、農業和祖宗的神權世界。第三種則以一個「群體」來定義某團體所具特有的習慣，在一定範圍內，它具有各種不同生活型態的社會運動及自願的協會，在現代社會中可找到屬於自己特殊的文化，例如：冰島就是多元文化，在階級、性別、性取向、宗教、道

---

<sup>14</sup>民國 91 年 11 月 11 日，總統府新聞稿



德、信仰、政治認同的基礎上，含有不同的協會和團體。第四種說法是將族群的「文明」視為多元文化中的「文化」，實際上，現代社會皆是這種型態，例如：瑞士、澳洲、日本、德國，雖是多族群，其成員皆加入現代化工業。第五種說法是將一個國家或一個種族視為「文化」，代表是同時代、有制度、享有不同語言和歷史的共同社會。(Kymlicka, 2001: 212-213) 在台灣新興的議題如：外籍勞工、外籍配偶與外籍配偶子女，都是目前多元文化中不可忽視的另一種「文化」。

多元文化主義的形式除了多族群和多民族之外，較廣泛的說法包括：在主流社會中被排除或排斥的團體，這些被歷史排除的團體，例如：同性戀、女同性戀、女人、勞工階級、無神論與共產黨員等 (Kymlicka, 2001: 212-223)。同性戀、女同性戀、女人、勞工階級團體的議題較少被討論，多元文化的論述以多元文化教育占一半以上，而多元文化教育的論述中以「多族群」為主要討論重點，尤其以原住民議題居多，雖然政府積極介入與輔導，學術單位亦注入大量人力討論原住民相關議題，但原住民弱勢的問題一直都存在。至於福佬族群與客家族群在教育的方面尚不成問題，而目前逐漸興起的議題則偏向外籍配偶、外籍配偶子女與外籍勞工，「多民族」的問題也逐漸在國內發酵。

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一開始是緊扣著族群的議題，然而其所引發後續思考卻不只於族群；多元文化的議題以族群的論述居多，教育多元文化的篇幅佔一半以上，從教育改革開始，此類文章大幅度的增加；論述多元文化主義的部份則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其餘少部分的議題出現在傳播、諮商輔導、資訊、法學、藝術、文化、科技、歷史、文學，而諮商輔導與法學的理論探討大部分也是以族群作為論述對象，傳播、資訊、藝術、文化、科技、歷史、文學則偏向「文化的」方面的探討。

國內對於多元文化的論述與 Kymlicka 所論述的概念有些相同之處，但也有些不同之處；相同之處在於 Kymlicka 與國內學者所討論的議題，包括族群、文化、特殊習慣等大致雷同，國內目前所遇到的問題較偏向族群議題。不同之處在於，國內的多元文化問題與美國、加拿大、澳洲、冰島有所不同，「現代化」、「工業社會」、「多種族」、「同性戀」、「無神論」、「共產黨員」的多元文化議題在國內尚不多見，因此也較少在此議題上著墨，但是隨著外籍配偶的移入，「多種族」的議題逐漸受到討論。然而，國內的種族問題與美國、加拿大、澳洲、冰島又有所差異，多元文化仍有相當多的討論空間。

王俐容認為，多元文化主義有以下幾種解釋：(一)、多元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現象：B.Parekh 認為多元文化是指文化差異與因為文化所產生的差異。(二)、多元文化主義作為一種政治的意識形態：在台灣，來自不同的團體、需要有效的政治動員中，多元文化主義即成為一種共同的目標價值。例如：原住民文化運動、客家文化運動。(三)、多元文化主義作為公共政策：根據 S.Hall 的觀點，多元文化主義較傾向指涉對於多元文化社會裡，用來治理差異問題的策略與政策；特別在於「認同」，存於社會所造成歧視、不平等，與排斥的結構性因素，多元文化成為人民與國家關係中的一種承諾，平等與包容

作為國家的基本國策。(四)、朝向多元文化公民權：包括自治權、多重族群權與特殊代表權（王俐容，2005）<sup>15</sup>。

國內社會學學者周平認為多元文化包括三項重要概念，他認為，在社會場域中「承認」、「分配」和「權力」是三個非常重要的面向。所謂「承認」是接受各族群之差異的事實，而非同化弱勢族群；所謂「分配」乃在經濟分配上適度給於協助；所謂「權力」則讓弱勢族群有為自己爭取權益與發聲的機會。多元文化理論應兼顧文化的差異，經濟資源取得適度分配並維持社會的公平正義；在承認、再分配和權力正義三個面向上缺一不可，唯有三者兼具並加以實踐，才能使我們建立一個較公平正義的論述，適當地解釋現代社會的需要<sup>16</sup>。多元文化並非只是政治政策，更重要的是「實踐」。

在承認的正義方面上，詔安客目前遭遇到相當大的困境是：有些人已經遺忘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詔安客，族群意識漸漸在流失當中，族群認同的意念也愈來愈弱；而從另一方面來說，當詔安客知道自己具有客家身分，他們是否願意接受自己是詔安客身份，除了「我群」認同之外，「他群」的認同也是重要的，詔安客是否勇於向「他族」宣示「我群」的身份且極力爭取「他族」的認同呢？「他族」又將如何看待詔安客呢？這是值得關切的。

在多元文化的論述當中，泰勒（Taylor）認為有兩種體認他人的方式：一是一視同仁的敬重（respect）他們；二是不僅體認而且細心培養弱勢群體的文化獨特性，保存對方文化並以平等尊嚴的方式來敬重他人（廖炳惠，1994：62）；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從「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看出國內對於多元文化的看法與期待：

開放社會的特徵，是對多元價值的寬容，並能尊重社會上的少數或是弱勢群體，而提供適性適才的教育。為達此目標，在族群、地區、收入、性別、體質或心理等方面，居於弱勢地位的學習者，其受教育的權利、機會及待遇，會受到更好的關注與保障。-----亦即重視教育功能的同時，又能維護社會公義。社會在政治理念、職業選擇、消費需求及人生成就等價值判斷上多元化後，每個人能從自己的基礎上，不斷精益求精、發揮潛能、追求卓越。這種奮發向上的動力，目的不在於促使每位學習者與同儕激烈競爭，而是要肯定社會上多元的成就與價值，這種多元取向有利於整體國家與社會創造力的提升。<sup>17</sup>

<sup>15</sup>王俐容（2005），〈當代多元文化的發展〉

[http://www.cge.knu.edu.tw/2tcircle/%A6a%A4E8%A8%B5%B0j%C1%BF%AEy--%B1%DO0%AEv%C1%BF%BDZ%A4%CE%A4j%BA%F5/%B7%ED%A5N%A6h%A4%B8%A4%E5%A4%C6%A5D%B8q%AA%BA%B5o%AEi\(%C1%BF%B8q\)\(%A4%B8%B4%BC\\_%A4%FD%ABW%AEe\).doc2005/10/25](http://www.cge.knu.edu.tw/2tcircle/%A6a%A4E8%A8%B5%B0j%C1%BF%AEy--%B1%DO0%AEv%C1%BF%BDZ%A4%CE%A4j%BA%F5/%B7%ED%A5N%A6h%A4%B8%A4%E5%A4%C6%A5D%B8q%AA%BA%B5o%AEi(%C1%BF%B8q)(%A4%B8%B4%BC_%A4%FD%ABW%AEe).doc2005/10/25)

<sup>16</sup>周平（2006），〈肯認、分配與權力：社會正義三個向度之理論分析〉，收錄於周平、蔡弘政主編，《臺灣教育問題的批判與反省》，嘉義縣大林鎮：南華教社所，49。

<sup>17</sup>行政院教改會（1997），《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台北：行政院教改會，12。

同時在第三章的「綜合建議」提到了多元文化的理念：

多元文化的理念在於肯定人的價值，重視個人潛能的發展，使每個人不但能珍惜自己族群的文化，也能欣賞並重視各族群文化與世界不同的文化。在社會正義的原則下，對於不同性別、弱勢族群或身心障礙者的教育需求，應予以特別考量，協助其發展<sup>18</sup>。

從這些論述可以看出多元文化的精神在於包容多元、尊重差異，肯定個體的價值，讓各族群擁有保留特殊文化的權力，不僅被我族認同，亦能得到他族的敬重與欣賞。多元文化的意涵，除上述之外，尚包括將多元文化視為多族群或多民族、多文化、現代化、特殊團體文化，多元文化主義被視為一種社會現象，一種政治的意識形態與公共政策。多元文化的落實須重視「承認」、「分配」和「權力」，將三個向度落實在現實生活中，多元文化主義才能達到真正理想境界。而專家學者普遍認為：多元文化主義的內涵在於要破除「他者」的迷失，讓弱勢團體的文化不再被擅用為主流文化的他者，並肯認各差異文化的價值；不論族群文化為何，都能夠受到平等的肯認與尊敬（林火旺，1998：396-397），對於弱勢族群給於特別的考量，協助弱勢族群發展。具體而言，族群之間須「同中存異」，而後才能「異中求同」，在整合的大前提之下推動多元文化主義，兩者並行實踐，以「存異」來達成「求同」的大目標（施政鋒，2004）。

而 John Horton 認為當代多元文化論一詞包含兩種的意涵：在經驗方面，它描述了社會中存在的文化或種族群體，並在政策上探討群體間之衝突如何解決。另一方面多元文化是一種規範性的概念，將一社會中多元群體以及其認同之差異同時並存的現象，視為一種可以實現的事實生活（蕭高彥，1998：498）。本研究的重點不在於強調多元文化主義中人類社會政治生活的多元性，而在探索在多元文化中，弱勢族群如何看待自我族群。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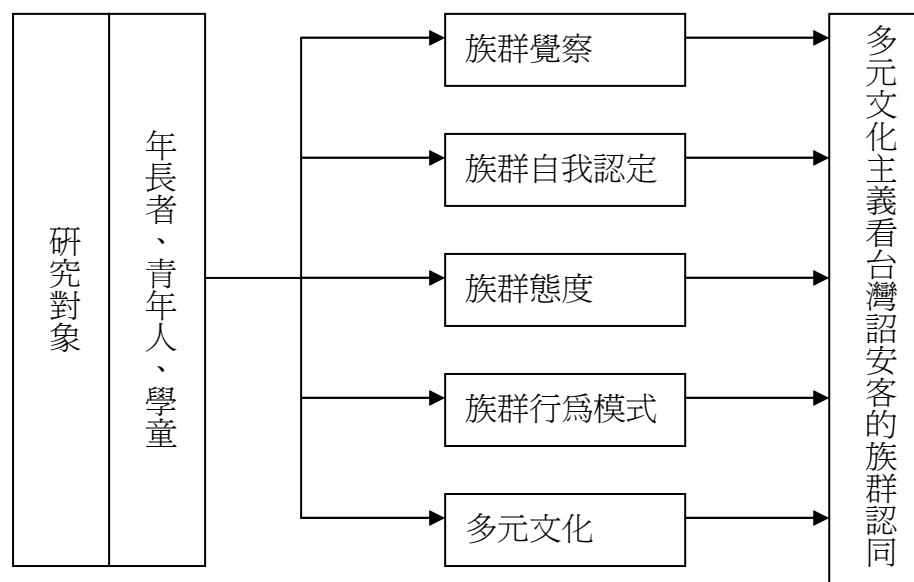
<sup>18</sup> 行政院教改會（1997），《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台北：行政院教改會，37。

##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用訪談法與問卷調查法，針對雲林縣詔安客包括：年長者、青年人與學童，分爲三個世代進行族群認同；族群認同要素分爲：族群察覺、族群自我認定、族群態度與族群行爲模式，藉此了解詔安客的族群認同，並以多元文化主義的觀點，討論詔安客的族群認同。

圖 3-1：研究架構圖



###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問卷針對雲林縣崙背鄉、二崙鄉的詔安客，選取不同年齡層，包括：學童(約 6~18 歲)、成年人(約 18~49 歲)、年長者(約 50 歲以上)，分爲三個世代進行族群認同之比較，以半結構訪談及問卷調查方式，探討詔安客族群認同的情形。在學童方面方面以崙背鄉東興國小高年級爲主；青年人方面則於二崙鄉農會與崙背鄉農會，由農會職員協助完成填寫工作；年長者方面則以學生的家長、祖父與祖母居多；訪談對象除詔安客之外，輔以與詔安客接觸的其他族群者以及教授詔安客語之學校，包括：校長、主任、老師、學生、貓兒干文史協會以及當地居民。。

###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的訪談與結構式的問卷調查之多元方法進行研究，在半結構式的訪談中，從參與觀察與深入訪談，了解詔安客的族群認同，輔以問卷調查法，以彌補訪談之不足。結構式的問卷調查為研究者先預設許多有關於族群認同議題的問題，請被研究者填寫，回收之後進行簡易百分比統計；本研究以文獻分析、深度訪談、參與觀察與簡易問卷調查法之多元方式進行。

#### 一、 文獻分析

在文獻蒐集的部份，主要利用大學院校圖書館、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國家圖書館「中華民國碩博士論文期刊索引系統」、電子資料庫和網際網路搜集相關資料，作為本研究基本參考架構。在文史資料蒐集的部分，有關詔安客的文史資料不多，與詔安客安相關的資料較有限，歷史資料記載較多者為廖丑的「張廖元子公族訊」、「西螺七崙開拓史」與「雲林縣廖氏大族譜」，其敘述重點以廖姓家族為主，其餘詔安客文史資料仍欠缺。而在內容敘述方面，少部分記載文史；詔安客語的研究佔大多數，可見，語言在一個族群認同當中，占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族群議題有些敏感性，有些人不樂於討論。本文試圖突破以往議題，將族群認同作為本文論述之重點，希望為詔安客家議題注入新的詮釋與生命力。

地方性文獻資料之蒐集，包括崙背鄉公所、詔安客語教學資源中心—東興國小、貓兒干文史協會、廖姓宗祠族譜、李姓宗祠族譜、從農會及教授詔安客語的學校以及雲林縣縣誌文獻資料，並透過口述歷史印證文獻客觀性；其餘部分需由福佬文化節、客家相關報導及各宗祠的手冊簡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相關網站等等蒐集資料。

東興國小為詔安客語教學資源中心，客家書籍較多，本研究有相當的文獻資料由此找尋，筆著刻意申請到此實習，一方面就近接觸當地居民，因有漸進式的接觸，訪談過程中，受訪者大都願意說出他們的看法，訪談內容能夠更貼近當地人的想法；除了訪談之外，學童部分的問卷調查也委託該校高年級學生協助完成；另一方面便於借閱書籍，隨時補充文獻資料。

除了東興國小之外，也有很多受訪者提供很多寶貴的資料，例如：崇遠堂的管理員提供未曾出版過與詔安客有相關的寶貴文獻資料，讓筆者在文史資料的呈現上如虎添翼。拜訪二崙縣農會退休員工，目前從事代書工作的廖木信先生，廖先生多次到大陸探親，對原鄉相當了解，提供了相當多資料與大陸宗親族人——張南山先生的親筆信函，及大陸福建省詔安縣的現況資料，還相當熱心的讓筆者與張先生進行電話訪談，所有相關資料皆不吝情給予提供並列印。又如拜訪二崙鄉來惠國小廖校長時，雖然幾經波折，

後來才了解，原來是學長的舅舅，更讓筆者吃了定心丸；廖校長不急不徐侃侃道出筆者想要了解的問題，與身為詔安客內心想法與期待，讓筆者的訪談架構建立良好的基礎。

## 二、 深度訪談

為蒐集完整資料，本研究計畫採立意取樣的方式進行深度訪談，採半結構式的訪談，目的在於補足文獻探討之不足。訪談對象：以雲林縣崙背鄉、二崙鄉詔安客為主，並分為三個世代：一為年長者、二為青年人、三為國小學童，避免過於集中某個世代，造成分析上的偏頗；輔以與詔安客接觸的其他族群者以及教授詔安客語之學校，包括：校長、主任、老師、學生、貓兒干文史協會以及當地居民。

靠近「客庄」的詔安客對於詔安客歷史較為了解、靠近福佬地區的詔安客對於詔安客的歷史則較模糊，青年人對於詔安客的歷史，除非個人對詔安客文史有興趣，否則仍有人不大了解詔安歷史；在學童方面，因近來教育部實施鄉土教育課程，對於詔安客文史比較有初步的概念。

深度訪談是一種對話及社會互動，其目的在於取得正確的資訊或了解訪談對象對真實世界的看法、態度與感受<sup>19</sup>。深度訪談看似簡單，事實上，進行深度訪談是相當困難的工作，當所有的問題與狀況都已設定妥善，真正面臨一個相當多以立意取樣的受訪者時，內心的恐懼與焦慮油然而生，經過一次又一次內心的戰鬥，才逐漸接近受訪者。在此研究中，共訪談 30 位詔安客家人，福佬人有 8 位，從 6 月開始一直到 10 月，約五個月時間完成訪談，因暑假較有空檔，於此期間進行密集訪談；寫作期間若有遇到疑問之處，再約談代表性人物，以印證客觀事實；因筆者服務於當地，就地取材更能貼近當地人的生活與想法，受訪者對於筆者也較無預設立場。

## 三、 參與觀察

詔安客有相關節慶活動，包括：「開口獅」與「布雞拳」，都是詔安客的典型活動。東興國小課間活動聘請當地武師教授「開口獅」與「布雞拳」，在武術傳授的過程中，可看出詔安客昔日在武術上的光采。張廖宗祠「崇遠堂」每年有春秋二祭：分別為農曆正月 11 日及 9 月 9 日，舉辦春秋二祭，族人會到此祭祀，所有祭祀儀式皆採詔安客語進行；客家委員會不定期舉辦各項活動，例如：客語研習、詔安客語布袋戲研習、福佬客文化節、文史之旅、贊助民俗文化活動等等；貓兒干文史協會對於社區活動也熱烈參與，不定期舉辦各項客家文化活動。

---

<sup>19</sup>王仕圖、吳慧敏，(2005)，〈深度訪談與案例練習〉，收錄於齊力、林本炫主編，《質性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嘉義縣大林鎮：南華教社所，P98。

筆者親自參與觀察廖姓家族於農曆 9 月 9 日的祭祀活動，藉由參與觀察了解客家族群互動的情形、與其在活動中所代表的意義。參與祭祀之成員果真如文獻所述，不計前嫌，不計是非，一片祥和，對於宗祠的相關事宜相當關心，對於筆者的問題也能給於答覆。同行者有客家電視台記者、幾位大學生與研究生到場觀禮，可見詔安客越來越受大家的重視。筆者也利用課餘時間，觀察當地祖厝，祖厝雖然色彩斑駁，但昔日的豐功偉業仍可以看出詔安客非凡的氣勢，相當具有客家文化特色，與北部客家古厝有許多相同之處；古厝大多隱身在小巷弄內，大馬路或市區內較不容易觀察到。

#### 四、問卷調查

本研究為質性研究，問卷調查的目的為印證本研究族群認同的心理趨向，在族群覺察、族群身分自我認定、族群態度與族群行為模式，四個面向上的態度如何。本問卷根據 Phinney & Rotheram 的說法，將族群的認同之要素分為：族群察覺、族群自我認定、族群態度與族群行為模式，每個要素再細分數個選項（如附錄二），分別由當地人填寫。將每份問卷調查結果作百分比的統計，以此數據來說明族群認同的態度，青年人與國小學童在問卷調查表，對於文字的解讀較容易，然而學童對於「福佬」一詞較不易理解，因此此問卷調查之用詞以「閩南人」稱之；耆老對於文字的解讀可能稍有困難，筆者則採取口述紀錄，將此問卷完成。

在學童部分的取樣以崙背鄉東興國小高年級為主，班上學生大部分為詔安客，踢除非詔安客的部份，進行問卷調查，利用暑假返校期間，事先取得學校同意，委託級任導師協助完成；青年人方面則因有友人服務於二崙鄉農會與崙背鄉農會，委由當地人代為發問卷，請農會職員協助完成填寫工作；年長者方面則以學生的家長、祖父、祖母居多，藉由家長到校接送學童之際完成問卷調查。本研究問卷總計發出 113 份，回收學童問卷為 54 份，成年人問卷為 30 份，年長者問卷為 27 份，其中 2 份作廢，有效問卷計 111 份。將收回之問卷調查進行簡易百分比的統計，以此做為族群認同態度的依據，並與深入訪談進行論述。訪談對象除了雲林縣崙背鄉與二崙鄉的詔安客之外，輔以與詔安客接觸的其他族群者，以及教授詔安客語之學校，包括：校長、主任、老師、學生、貓兒干文史協會以及當地居民。

###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兼取量化、質性之研究，包括相關文獻研究、問卷調查、深度訪談及參與觀察。整體研究架構和研究流程力求明確、清楚之外，仍然有其主客觀上的限制。

####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對象為雲林縣崙背鄉、二崙鄉的詔安客家人，不包括其他縣市及鄉鎮的詔安客家人。研究內容以客家族群認同中族群覺察、族群自我認定、族群態度及族群行為模

式等四個項度而定義之；並以多元文化檢視詔安客的族群認同。

## 二、研究限制

多元文化主義所包含相關的概念十分廣泛，本研究以族群為主軸，然而台灣是個多族群、多文化的社會，除了客家、福佬、原住民族群之外，還有一些台灣光復前後移民來台的大陸各省居民，以及近年來隨婚姻關係而來台的外籍配偶及外籍配偶之子女。本研究的討論無法涵蓋所有族群，僅以客家族群中的詔安客為主要研究對象；其他區域因受政治、經濟、地域與人口之影響，本研究無法推估其他縣市區域之客家族群。

本研究的調查問卷與半結構訪談，部份題目涉及受訪者對於族群認同的自我意識，對受訪者可能造成自我防衛心理，以致填寫問卷或回答問題時有所顧忌和保留。



## 第四章 研究結果

### 第一節 台灣詔安客的族群認同

族群認同 (ethnic identity) 乃是個體對某族群團體的歸屬感，包括對於族群所產生的想法、知覺、情感和行爲，族群中的成員在價值、風俗習慣、想法、語言及人際互動等方面，具有共同的團體模式 (group patterns)，包括：族群覺察、族群自我認定、族群態度與族群行爲模式。

在族群覺察方面，覺察是指個體能正確標記其所屬的族群，族群標記包括：族群的生活方式、歷史、宗教、價值觀甚至宇宙觀，皆會影響個體對事物的認知；亦包括對於族群團體的認識以及族群團體們的主要屬性、特徵、歷史與習俗，它不只是了解我族，也須了解他族與我族的差異。在族群自我認定方面，對於詔安客所使用特殊的標籤，詔安客身份的承認，例如：是否會使用詔安客語，是否承認自己是詔安客。在族群態度方面，是指詔安客回應外界環境，表現出我群特有的方式，它可表現出正向或負向態度，亦即詔安客對於我群與他群的偏好趨向，對待外界環境，所採取消極或積極的態度。族群行爲模式方面，是指詔安客在態度、情意和行爲模式表現上與他族存在著某些差異，這些差異透過不同文化，展現族群特有的行爲模式。

本研究依據上述 4 個面向再細分成 25 個選項，族群覺察包括：「我知道詔安客的歷史」、「我知道詔安客習俗與閩南人不一樣」、「我認爲詔安客的生活水平與閩南人比起來，沒有很大的差別」、「我認爲讓別知道自己是客家人，會被別人歧視」、「我認爲詔安客逐漸受到重視，是件好事」、「我知道我與其他客家人在語言上或是文化，有些不一樣」等六項。族群自我認定包括：「我常常告訴別人，我是詔安客」、「我會說詔安話」、「我在家會使用詔安客語與家人說話」、「我喜歡詔安文化」、「我願意保存與詔安有關的風俗習慣」、「我在公開場合，避免討論詔安話題」等六項。族群態度包括：「我認爲閩南人對客家人有負面的想法」、「我不想涉入與詔安客有關的事物」、「我喜歡參與客家相關活動」、「我認爲詔安客是弱勢族群」、「我認爲不應該區分各種族群」、「我認爲如果我不是詔安客比較好」、「我希望政府多補助經費，辦理各項活動」等七項。族群行爲模式包括：「我在公開場合願意承認自己是詔安客」、「我認爲詔安客比閩南人優秀」、「我在詔安客人多的地方比較自在」、「我覺得跟隨現代的生活方式比維護詔安傳統文化重要」、「我認爲詔安客的文化是獨一無二的」、「我比較喜歡和閩南人在一起」等六項。以此做爲族群認同態度調查的依據，並了解詔安客在不同世代間族群態度的差異，包括：年長者、青年人與學童三個世代。

Phinney 認爲，個體對「我群」具有高度、強烈族群認同的成員，會認定自己爲該族群的成員，具有高度的歸屬感並給於「我群」正面的評價，偏好自己的族群，喜歡與族群成員相處，對於「我群」的知識與興趣高，並且喜歡融入族群的活動；相反地，當

族群認同態度低或是產生混淆時，則較不認定自己為該族群的成員，對「我群」抱持較負面的看法，參與族群活動的意願低，關於我群的知識、興趣及歸屬感偏低，並且偏好主流文化而不喜歡與其他成員相處（Phinney, 1986: 10-28）。學童問卷為 54 份，成年人問卷為 30 份，年長者問卷為 27 份，總共 111 份，將收回之問卷調查進行簡易百分比的統計，以此做為族群認同態度的依據並輔以深入訪談作為論述。詔安客的族群認同情形如何，以下為本研究訪談法與問卷調查之結果，茲分述如下：

## 一、學童的族群認同

東興國小學區以來自福建省詔安縣官陣鄉與秀篆的詔安客家族群為主（東興詔安樓建誌，2003/12/25）<sup>20</sup>

雲林縣崙背鄉東興國民小學學生，詔安客所佔比例很高，約 70% 以上。而來自福建生詔安縣官陣鄉為廖姓詔安客，來自福建省詔安縣秀篆鄉為李姓詔安客，以 95 學年度新生入學學生為例，一年級分為甲、乙、丙三班，學生共 73 位，其中廖姓詔安客有 23 位，李姓詔安客有 25 位，鍾、陳與程姓詔安客共 5 人，總計 53 位，約佔全年級 72 % 左右，其他學童或多或少也與詔安客有相關，例如：林姓學童，其母為廖姓詔安客，有些學童則為親戚關係。學童問卷調查以東興國小高年級學生為主；以下就 54 位學童對於族群認同問卷調查，進行百分比統計的結果：

表 4-1：學童在各題選項中統計結果（單位：百分比%）

內涵	內 容	非常同意	大部分同意	少部分同意	非常不同意
族群 覺察	我知道詔安客的歷史。	0	22.2	57.2	20.4
	我知道詔安客習俗與閩南人不一樣。	35.2	33.3	20.4	11.1
	我認為詔安客的生活水平與閩南人比起來,沒有很大的差別	20.4	33.3	31.5	14.8
	我認為讓別知道自己是客家人,會被別人歧視。	7.4	9.3	14.8	68.5
	我認為詔安客逐漸受到重視,是件好事。	48.1	24.1	14.8	13
	我知道我與其他客家人在語言上或是文化,有些不一樣。	33.3	31.5	25.9	9.3
平 均		24.1	25.6	27.4	22.8
族群 自我 認定	我常常告訴別人,我是詔安客	7.4	11.1	35.2	46.3
	我會說詔安話	11.1	38.9	37	13
	我在家會使用詔安客語與家人說話。	1.9	20.4	25.9	51.9

<sup>20</sup> 東興詔安樓建誌之誌文鑲刻在東興國小詔安樓之入口處

	我喜歡詔安文化。	20.4	27.8	37	14.8
	我願意保存與詔安有關的風俗習慣。	31.5	35.2	24.1	9.3
	我在公開場合，避免討論詔安話題。	11.1	18.5	33.3	37
平 均		13.9	25.3	32.1	28.7
族群 態度	我認為閩南人對客家人有負面的想法。	1.9	7.4	40.7	50
	我不想涉入與詔安客有關的事物。	9.3	13.9	35.2	42.6
	我喜歡參與客家相關活動。	24.1	20.4	33.3	22.2
	我認為詔安客是弱勢族群	1.9	7.4	25.9	64.8
	我認為不應該區分各種族群。	22.2	31.5	22.2	24.1
	我認為如果我不是詔安客比較好。	3.7	14.8	37.9	42.6
	我希望政府多補助經費，辦理各項活動。	61.1	20.3	13	5.6
平 均		17.7	16.5	29.7	35.9
族群 行為 模式	我在公開場合願意承認自己是詔安客。	5.6	20.4	33.3	40.7
	我認為詔安客比閩南人優秀。	1.9	16.7	33.3	48.1
	我在詔安客人多的地方比較自在	9.3	20.4	48.1	22.2
	我覺得跟隨現代的生活方式比維護詔安傳統文化重要。	13	27.8	31.5	27.8
	我認為詔安客的文化是獨一無二的。	27.8	25.9	24.1	22.2
	我比較喜歡和閩南人在一起。	20.4	25.9	38.9	14.8
	平 均		13	22.8	34.8

約有二成左右的學童大略知道詔安客歷史，因近年來各校推動「鄉土教育」、「鄉土語言」，其目的在於了解客家歷史、客家文化內涵，熟悉客家語言的特性，建立自信，培養學生應用客語從事欣賞與表現之興趣與能力，並藉此創新客家文化的精神與特色；客委會也特別重視客家文化之推動，因此學童也能大略了解祖先歷史，若學校未推鄉土教育，將有更多的詔安學童不了解自己的歷史。

有六成八學童知道詔安客與福佬人不一樣，「鄉土教育」將家鄉最特殊的風俗民情加以說明；目前詔安客語比鄰族群差異較明顯的為-----語言，詔安客說詔安客語也會說福佬話與國語，福佬人說福佬話與國語，而不會說詔安客語；福佬話與國語在詔安客家人的使用頻率中，佔了大多數。學童表示：

我爺爺、奶奶和爸爸都會說客語，也會說台語，媽媽說台語，聽的懂客語，不會說，我哥哥姐姐（說客語）都很爛，我說得最好，-----我比較喜歡說國語，最不喜歡說英語。（A30，2006/8/25）

詔安客語在過去受福佬話所影響，語言逐漸流失，目前受到國語與英語的的衝擊，祖宗言的傳承受到不同時代背景的挑戰與威脅。

約有六成知道詔安客與其他客家人有些地方不一樣，詔安客與其他客家人接觸會不多，誠如前面所述，詔安學童接觸到與其他客家人最大的差異是語言，在客語教材中，其內容有標示出詔安客語與其他客語差異之處，「四、海、大、平、安」是學童對於其他客家人最簡單的分類標準，所謂「四」是指四縣客、「海」是指海陸客，「大」是指大埔客，「平」是指饒平客，「安」是指詔安客，因此學童大都知道詔安客與其他客家人有些地方不一樣。

雖然學童知道自己與其他客家人或福佬人有些差異，但在族群的互動上，有七成學童不認為詔安客會被別人歧視，學生活動的範圍大部分在社區與學校，若長輩未特別提及過去不愉快的經驗，學童不會特別感到被受歧視。約有五成學童認為詔安客的生活水平與福佬人差不多，崙背鄉是農業鄉鎮，東興國小附近居民務農為主，居民生活水平差不多，因此，學生認為現今閩客生活水平並沒有十分明顯的差異。

六成學童認為詔安客逐漸受到重視是件好事，讓大家知道雲林縣也有客家人存在，大家越是了解詔安客，才能對詔安客有所尊重，越是不了解越容易產生誤解。

在問卷中有四成六的學童不常常告訴別人，自己是詔安客，據學童表示：

我知道自己是客家人，但不會特別說自己是客家人。除非知道對方是客家人，否則不會說客語。(A23, 2006/8/25)

我不會說我是客家人，除非有特別問起，不然不會說。(A24, 2006/8/25)

受訪者大部分都有相同的看法，在日常生活中，並不特別強調族群問題。

有五成學童會說詔安客語，可見詔安客語的推動，五年來已稍有成果，學校、社區、家長與學生也極力推動，家長樂見學童能學習「祖宗言」，保留詔安客特有語言並且與長輩溝通。曾拜訪一位六十一歲耆老，他特地找來孫女唸十二生肖，爺爺相當得意的表示：

我的孫女也會詔安客語。(A6, 2006/8/10)

其孫女也表示：

我覺得學客語很好，爺爺奶奶的話我都聽的懂，在學校我也會說自己是客家人。  
(A6, 2006/8/10)

年長者非常樂見後代子孫能學習祖宗言，經由學校的推廣，詔安客語不再那麼神秘，外界對於詔安客的了解愈多，詔安客也越來越敢表達自己的身份、想法與意見，有些學童認為學習詔安客語可以和家人交談，可以參加比賽，也可以教不會說客語的人說客語，現在反而樂於學客語了；只是仍有少數詔安客不想學習詔安客語，學生在校內需學習的科目相當多，除了國語之外，英語的學習更讓學生家長投入相當多的人力、物力，曾訪問學童的爺爺，他表示：

學客語有什麼用，學客語還不如學英語，我們都還花錢去補習(英語)呢！(A18，2006/8/25)

有些詔安客對於我群文化抱持較負面的想法，但是也曾訪問過福佬人對於詔安客的看法，他認為：

我覺得他們(詔安客語)有必要學，只是太晚學了，很多老者都已經慢慢不見了。(A6，2006/8/24)

他群樂見詔安客能保留自我文化，對詔安客也抱持較正面看法，歧視的看法確實較少了。

約有八成學童在家不會使用詔安客語，學童雖然在校學習詔安客語，有半數在家不會使用詔安客語，學童在家習慣以福佬話或國語與家人溝通。語言的學習需要，語言的學習需要相當時日，若家庭中能經常使用祖宗言，祖宗言較易傳承。然而，有兩成學童表示在家大部分都使用詔安客語溝通，由此可見兩成學童在家庭中，詔安長輩仍會使用詔安客語與家人溝通，其比例高於學童，而學童在家說客語的比例則低於年長者。有些學童排斥學習詔安客語，學生表示：

我覺得學客語很無聊，不好玩，對我也沒有什麼幫助，我媽媽說學英語比較好，而且詔安客語不好學(不好發音)，有時說的不好也會被人家笑，班上同學說話都用客語罵人家，很討厭。(A24，2006/8/24)

因此不喜歡學詔安客語；對於祖宗言的學習，學童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即有些喜歡、有些不喜歡，一般而言，喜歡學習客語的學童，家庭中的長輩在家中大都會使用客語，學童回家後能與長輩溝通、互動，對於客語的喜歡勝於在家不說客語的學童。

約有三成七學童在公開場合，不會避免討論詔安話題，據學童表示：

因為我是客家人，想要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A23，2006/8/25)

學童會關心自己週遭的事物，對於自己的「身份」仍很好奇。若個人對於族群認同的意識越強，越不會避免在公開場合討論我群話題。

學童願意涉入與詔安客相關的事物並喜歡參與客家相關活動者約佔四成，不論是校內校外，詔安客相關活動越來越多，例如：詔安客語布袋戲、陶土研習、客語闖關活動、客語認證、客語演講比賽、說故事比賽、客家文化之旅、布雞拳研習、開口獅活動研習、西螺七嵌文史研習等等活動皆熱烈進行，崙背鄉公所也積極推動詔安文化相關活動；最近客家電視台有詔安客語布袋戲的演出，學童與家長都會特別撥空收看，學生覺得相當有趣好玩，能在電視上看到、聽到自己熟悉的語言，非常興奮。

約有四成學童認為當詔安客沒什麼不好，據受訪者表示：

在過去，詔安客因說話有一些腔調，而且比較內向，他們比較不希望讓人家知道我是詔安客，否則，人家會給於歧視的眼光，現在比較開放，政府在推行鄉土語言，大家的心胸比較大一點，這種障礙可能比較少一點。（A3，2006/6/30）

由此顯示，在目前開放的多元社會中，族群之間無明顯被歧視的經驗，相關學者也認為閩、客之間無明顯歧視（王甫昌，1994）。

約有六成學童不認為詔安客是弱勢族群，近年來因為外籍配偶與外籍配偶之子女的出現，學童對於弱勢的感覺則較易在落在外籍配偶子女身上。有八成學童同意政府補助經費，辦理各項活動，文化的推動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若沒有經費補助，空有人力無法成事；經濟資源的分配仍是有必要的。

在家都說福佬話者約佔七成，據學童表示：

我們家台語 國語 客語通通講；奶奶和爺爺說台語 有時說客語，爸爸也是（A23，2006/8/25）

在家庭中會同時使用三種語言，即福佬話、客語和國語相互交錯使用。

在問卷中有五成學童不認為福佬人對客家人有負面想法，僅約有一成認為福佬人對客家人稍微有些負面的想法。根據國外研究發現，兒童在三歲時即開始了解種族差異，但是，此印象並不十分明確，之後在其成長過程中，經由學校、同儕團體、家庭與大眾傳播等等的影響，在六、七歲時族群的刻板印象已經形成。（陳麗華、劉美惠，2000）。詔安客與比鄰族群因為膚色、身高、等外在條件無很大差異，亦多為同一血緣，宗教信仰十分接近，所表現出來的族群態度較不強烈。

約有四成學童在公開場合不願意承認自己是詔安客，其實，學生的接觸範圍大都限於家庭、社區、學校與同學，因東興國小學童百分之七十都是詔安客，因此，他們不需要特別表明身分，與外界環境的接觸機會也不算多，所以在「承認自己是詔安客」方面的比例會偏低。曾調查班上學童族群的認知，知道自己是客家人的僅五人，學童對於自己的族群身分不大清楚，僅少數了解自己的族群身份，但問及父母或祖父母是否為客家人時，有三分之一知道自己的祖父母或父母的客家身份。

約有三成學童感覺在詔安客人多的地方比較自在，學童接觸外界的機會較少，校內學童大都數為詔安客，同儕團體對於學童的影響較大。有半數學童認為不應該區分各種族群，以目前教科書而言，大體上仍是偏向「不管任何族群，皆要和睦相處」為目標，所以學童的選擇也會以「不應該區分各種族群」為多數。是否要畫分族群之差異乃見人見智，極力提倡族群意識者會強調族群差異，但很多日常生活中的老百姓，則較偏向「族群和諧」。

約有五成學童喜歡詔安文化，稍微喜歡也佔有三成七，約有六成六願意保存詔安風俗習慣，大體而言，多數的詔安客學童喜歡詔安文化，也願意保存詔安風俗習慣，例如：校內有關詔安文化的活動目前在積極進行當中，許多社區人士也非常關心學校詔安文化活動的推廣。上學期校內已教過「布雞拳」，這學期則學習「開口獅」，是校內社團活動之一，其目的是讓學童了解過去西螺七嵌武術的真功夫；詔安客語布袋戲也吸引不少同學參加，校園西側有一棟詔安樓，教室牆外，設計了詔安客語字卡，走在校園中充滿著濃濃的詔安客家氣息。

四成學童覺得跟隨現代生活方式比維護傳統重要，但也有三成不同意跟隨現代生活比維護傳統重要。此種看法呈現兩極化，有些學童認為保留詔安客傳統很重要，但跟隨現代生活也是很重要，最好兩者兼顧。學童表示：

**國語本來就要學-----學英語有必要，學客語也很好，不過我覺得學英語好像比較好。(A23，2006/8/25)**

有五成學童認為詔安文化是獨一無二的，詔安文化與福佬文化或是其他客家文化有些許不同，學校曾派學生參加客語演講比賽，學生以詔安客語演講，評審無法理解詔安客語，學校則以詔安客語、福佬話與國語同時進行演講，評審才了解詔安客語的意思。而在學校所教之詔安客語與四縣客或海陸客有很多不同之處，詔安文化確實是獨一無二的。

約有半數不同意詔安客比福佬人優秀，學童表示：

客家人和閩南人都差不多，沒有誰比較優秀啦！我覺得我表哥成績很好，我的成績也很好啊！（A23，2006/8/28）

約有四成五學童表示喜歡和福佬人在一起，客家人吃苦耐勞、團結、小氣、吝嗇、小心眼、頑固或是勤勞、崇禮、堅毅的刻板印象。學童並沒有特別偏好我群或他群，族群行為模式並沒有特別顯著。

在族群覺察方面，詔安客學童能夠覺察到自我群體與其他群體的差異者約五成左右，亦即有半數的學童能夠覺察我群與他群的差異，另一半仍不十分清楚自己的族群身分；高年級對於族群差異較有概念，中低年級則較模糊。

在族群自我認定方面，詔安客學童有五成會使用詔安客語，但在族群身分認同方面則佔四成，其比例亦不算高，其主要原因在於學童所接觸的生活環境較單純，以此學區而言，學童之家長大多數務農，學童大都是詔安客，學童在校內不需特別強調自己族群身份，學童對於族群自我認定則不十分強烈。

在族群態度方面，詔安客學童對於我群的態度，亦即在對待外界所表現出來的態度消極與積極都有，其所佔比例相當，亦即對於福佬族群與客家族群之喜好與偏見兼具。詔安客與福佬族群或客家族群因外表、膚色、身高等外在條件差異不大，亦多為同一血緣，宗教信仰接近，生活習俗差異性不強，族群態度較不強烈。

族群行為模式方面，詔安客學童有三成五會表現出族群特有的行為模式，但也有近三成的詔安客學童沒有表現出詔安客特有的行為模式。

## 二、青年人的族群認同

以下乃是針對 30 位詔安客青年人（約 18-49 歲左右）進行「族群認同」問卷調查，其結果如表 4-2：

表 4-2：青年人在各題選項中統計結果（單位：百分比%）

內涵	內 容	非常同意	大部分同意	少部分同意	非常不同意
族群 覺察	我知道詔安客的歷史。	16.7	26.7	33.3	23.3
	我知道詔安客習俗與閩南人不一樣。	23.3	26.7	26.7	23.3
	我認為詔安客的生活水平與閩南人比起來,沒有很大的差別	30.3	46.7	13.3	10
	我認為讓別知道自己是客家人，會被別人歧視。	30	10	26.7	33.3
	我知道詔安客逐漸受到重視。	53.3	30	16.7	0



	我知道我與其他客家人在語言上或是文化，有些不一樣。	36.7	36.7	26.7	6.7
平 均		31.7	29.4	23.9	16.1
族群 自我 認定	我常常告訴別人，我是詔安客	23.3	30	13.3	33.3
	我會說詔安客語。	33.3	20	26.7	20
	我在家會使用詔安客語與家人說話。	26.7	33.3	13.3	26.7
	我喜歡詔安文化。	20	36.7	36.7	6.7
	我願意保存與詔安有關的風俗習慣。	20	53.3	23.3	3.3
	我在公開場合，避免討論詔安話題。	26.7	20	16.7	36.7
平 均		25	32.2	21.6	21.1
族群 態度	我認為閩南人對客家人有負面的想法。	26.7	20	30	23.3
	我不想涉入與詔安客有關的事物。	13.3	20	16.7	50
	我喜歡參與客家相關活動。	20	23.3	43.3	16.7
	我認為詔安客是弱勢族群	33.3	23.3	26.7	16.7
	我認為不應該區分各個族群。	56.7	23.3	13.3	3.3
	我認為如果我不是詔安客比較好。	13.3	26.7	16.7	43.3
	我希望政府多補助經費，辦理各項活動。	43.3	40	10	6.7
平 均		29.5	25.2	22.3	22.8
族群 行為 模式	我在公開場合願意承認自己是詔安客。	33.3	43.3	10	13.3
	我認為詔安客比閩南人優秀。	13.3	23.3	36.7	26.7
	我在詔安客人多的地方比較自在	16.7	26.7	23.3	33.3
	我覺得跟隨現代的生活方式比維護詔安傳統文化重要。	6.7	50	33.3	10
	我認為詔安客的文化是獨一無二的。	16.7	60	23.3	0
	我比較喜歡和閩南人在一起。	23.3	26.7	26.7	23.3
平 均		18.3	38.3	25.5	17.7

青年人知道詔安客的歷史約佔四成，目前詔安客各姓氏大都有編印族譜，大部分的詔安客青年人或多或少大略了解祖先的歷史；目前較有系統的祖籍資料為廖氏家族，因有族人持續性的蒐集資料，所以祖籍淵源較完整，正式出版者為《西螺七嵌開拓史》與《張廖元子公族訊》兩本，《張廖元子公族訊》其內容紀錄張廖氏家族淵源、由來、族訓、廖姓人口分部與西螺七嵌由來簡介。西螺七嵌則介紹廖氏移民入墾西螺、二崙與崙背的狀況，七嵌的由來與西螺七嵌的由來等。廖姓族人於 1992 年重新編印《雲林縣廖氏大族譜》，一戶一本，讓後代廖姓子孫能了解祖先淵源，不忘本；李姓族人因宗祠傾毀，宗祠文物消失殆盡，李姓族人則於 1997 年重新編印「李氏大宗譜」，文史資料則需

重新建立，2001年重新向政府申請「祭祀公業李武惠」以管理李姓家族公產；呂姓、鍾姓家族目前也有人努力蒐集資料中。

有四成認為讓別人知道自己是客家人會被人歧視，根據廖烈震表示：

還記得在年幼的時候，先父曾告誡我：「他日離鄉在外，切莫自稱客家人，宜以閩南人自居。」當時並不知道所為何由？等到年紀少長，才知道「滬客仔」是閩南人對故鄉鄉親們輕蔑的一種用語。（廖烈震，2002：2）<sup>21</sup>

詔安客認為福佬人對客家人有負面的想法，有些則是過去年長者的生活經驗，此想法與個人經驗有關，有時長輩的說法也會影響子女的看法，影響對於現實的認知。據受訪者表示：

他們現在的心理面覺得，我講詔安客語不會像以前那樣被歧視，因為，我知道，以前只要你說，不是在這個地方、族群裡面說詔安客語，會給歧視的眼光，所以他們盡量保留「我們即使是詔安客，我也不講。」所以盡量用閩南語跟他們交談，像我的祖先，可能就是這樣，其實，我的祖先也會說詔安語，但我的祖先可能是在西螺街上跟閩南人在做生意，所以在做生意的過程當中，你絕不會跟人家說我是詔安客，那時候就會有一種鄙視的心理（A3，2006/6/30）。

目前閩、客並無明顯歧視，但詔安客仍有一些自我防衛的心理存在。

在問卷調查當中，有八成知道詔安客逐漸受到重視，是一件好事，但是想涉入詔安客相關事物者僅佔五成。

有五成詔安客青年人知道詔安客習俗與福佬人不一樣，目前最明顯的差異是語言的不同，近年來推廣的各項文化活動亦可感受到某些差異，雖然在文化上有某些差異，但在生活上，有七成認為詔安客的生活與閩南人比起來，沒有很大的差別，閩客之間的通婚及族群接觸頻繁，文化、生活習俗已無很大差異；羅肇錦指出：因地緣關係，屏東六堆一帶的客家人受鄰近福佬人影響大（羅肇錦，1996：103），包括：語言、宗教、風俗習慣等，有些地區閩客無明顯差異。

我們的祖先很早就和河洛人在一起，現在也沒有什麼太大差別。（A25，2006/9/25）

在過去，社會風氣較不開放，客家議題很少被提及，有些詔安客不了解自己的身份，

<sup>21</sup>廖烈震（2002），〈緒論〉，《雲林縣崙背地區詔安客話音韻研究》，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所，未出版，2。

也無法感到彼此之間的習俗有何差異，在詔安古厝內，祖先牌位之放置僅少數有保留客家習俗，多數都以福佬化<sup>22</sup>。

有七成知道詔安客與其他客家人在文化上有些不一樣，據受訪者表示：

我們和四縣客、海陸客有些不一樣，像「三山國王廟」、「義民廟」、桐花季、擂茶、柿餅，美濃有粄條、冬瓜封、福菜、擂茶、山歌-----這些我們都沒有，語言也不一樣。(A25, 2006/9/25)

青年人常常告訴別人，自己是詔安客者有五成之多，其比例高於學童，有三成不願意告訴別人，自己是詔安客；青年人在公開場合願意承認自己是詔安客佔有七成六之多，在訪問青年人時，只要是知道自己是詔安客，大都會承認自己是詔安客，年長者在認定自己的族群身分時則較隱晦；有些詔安客家人不知道自己是詔安客，根據鍾姓詔安客的說法：

我家附近都說閩南語，我閩南語說的很好，客家話是在北部學的，後來我才知道自己是詔安客，目前正在整理鍾姓家譜資料。(A21, 2006/9/10)

若長輩未特別提及，詔安客子孫仍不了解自己擁有客家血統；離鄉在外者，更不知道自己是客家人了。

會說詔安客語的青年人佔半數，但大部份受訪者表示：

因為不常使用，所以變的越來越不會說，目前僅簡易的句子聽得懂，太複雜的語句就聽不懂了。(A3, 2002/6/30; A25, 2006/9/25)

語言的存在需透過「使用」與「生活化」，惟有經常使用且將語言生活化，語言才得延續和傳承。羅肇錦表示：文化語言代表你自己，也代表你父母，代表你群族，代表人活著的真實，是唯一的，必然要學的，而且有責任義務延續授給後代(羅肇錦, 2000: 258)，詔安客對於語言的傳承也是相當努力，成年人在推動詔安客語與文化上，佔有重要的角色；因此，成年人想涉入與詔安客有關的事物，並喜歡參與客家相關活動的比例高於學童。目前積極推動詔安文史工作者以中生代居多，未來的主人翁更需依賴中生代的文化傳承。

青年人在家會使用詔安客語與家人說話有六成，家庭中，家長若常常說詔安客語，學童在學校較樂於學習客語；但家長在家庭中若不說或是不常說，學童在校所學詔安客

<sup>22</sup>客家式的宗祠其內部僅擺設祖先牌位，且置中；福佬式宗祠則中央放置神明，祖先牌位置側。

語則無用武之地，學童學習客語的意願則降低，詔安客語將很難傳承延續。羅慶武認為，若要解救客語的存續，他提出三項建議：(一)、讓孩子自幼聽客語、說客語，不依賴學校。(二)、強制家庭成員說客語。(三)、盡量使用客語與他者對話(引自黃榮洛，1995：201)。若能如此，客語較有存續的可能。

五成喜歡詔安文化，大多數的詔安客都喜歡詔安文化，其比例高於學童。有五成願意保存與詔安有關的風俗習慣，稍微願意保存與詔安有關的風俗習慣也佔有兩成，誠如廖烈震目前的角色，身為詔安客後裔，雖離鄉在外，仍不忘本，希望為即將式微的特殊文化盡一份心力。

認為詔安客是弱勢族群的青年人約佔半數，據受訪者表示：

**因詔安客人數較少，在社會地位上與文化上都居於劣勢，所以我覺得我們是弱勢族群。(A4，2006/8/8)**

積極推廣詔安客語的廖老師也說：

**詔安客在行政院客委會中佔有一席之地，我們終於可以為自己「發聲」了。(A1，2006/7/30)**

詔安客在人口比例上偏少，政治上不具決策權力，經濟條件不佳，社會地位常被忽略，在族群文化表現中，詔安客不是被誤認就是被漠視，在誤認的情況下被視為落伍的，在漠視的情況下，弱勢族群成為社會的沉默者<sup>23</sup>。雖然詔安客在政治上並不位居權貴、經濟上也不算十分富裕，但今日詔安客終於有了「發聲」的機會，至少可藉此讓他族了解到有如此難得的文化資產存在，詔安客不再被漠視與忽略了。

從詔安客歷史可以看出詔安客家人學術淵博、人才輩出；由雕龍畫柱、氣宇非凡的詔安古厝，可以想見詔安客在早年經濟上的富裕，只是，因為社會大環境改變，工商業發達，農業社會式微，年輕人大量外流，造成詔安客人數越來越少，弱勢的感覺也越來越強。而鄉村青年人口普遍外流，不只是詔安客，其他族群之青年也出現同樣情況，因此目前詔安客的生活水平與福佬人比起來，並沒有很大的差別。

四成青年人認為當詔安客也不錯，此比例與學童認知差不多，但有四成青年人認為如果我不是詔安客比較好，此比例卻高於學童，詔安客的身分夾在客家與福佬族群當中，形成雙重認同，今天許多民眾已能認同身兼有漢人與平埔原住民血統，卻尚未接受

---

<sup>23</sup>周平(2006)，〈肯認、分配與權力：社會正義三個向度之理論分析〉，收錄於周平、蔡弘政主編，《臺灣教育問題的批判與反省》，嘉義縣大林鎮：南華教社所，44。

兼為福佬與客家後裔的認同（邱彥貴、吳中杰，2001：156），有些詔安客會在內心裡產生掙扎，「我是誰？」有時會出現在問卷中所呈現的問題：「如果我不是詔安客比較好」。

詔安客青年人認為詔安客的文化是獨一無二的約有七成六；有三成六認為詔安客比福佬人優秀，可見仍有詔安客認為自己比福佬人稍微優秀，詔安客對自己仍具信心，詔安客學童有五成同意此項看法。有三成在公開場合，不會避免討論詔安話題，有四成認為則會避免討論詔安話題；詔安客對自己有信心，但對外表現又不如心理所預期的。

有三成不認為在詔安客人多的地方比較自在，但也四成認為在詔安客人多的地方比較自在。此看法與個人經驗有關，若詔安客和他族相處愉快，則不認為在詔安客人多的地方較自在；若與他族產生不愉快的感覺，則較易感到在詔安客人多的地方較自在。誠如受訪者所說：

**客家人和客家人感覺比較親、比較有話說；客家人和河洛人（在一起）比較害羞，較不自在。（A25，2006/9/25）**

有八成認為不應該區分各個族群，在一般人的觀念中，族群相處皆強調和平共處，詔安客的青年人界於現代與傳統之間，他必須傳承傳統文化，也不能落後於現代生活，有五成青年人覺得跟隨現代的生活方式比維護詔安傳統文化重要，傳統與現代如何兼具，考驗著詔安青年人。

青年人的族群認同態度問卷之百分比數皆高於學童，由此顯見青年人對於自我族群意識較高，不管在族群覺察方面（我知道詔安客的歷史、我知道詔安客習俗與閩南人不一樣）、在族群自我認定方面（常常告訴別人，我是詔安客）、在族群態度（喜歡參與客家相關活動）和族群行為方面（覺得跟隨現代的生活方式比維護詔安傳統文化重要）都高於學童。但弔詭的是，有近四成認為如果我不是詔安客可能比較好，僅五成喜歡當客家人，也近有五成認為詔安客在公開場合，避免討論詔安話題，是社會的開放程度尚未被詔安客家人所感受？或是詔安客家人對於早年被歧視的經驗態度，至今尚未轉變？而今有些詔安客比較喜歡和福佬人在一起，如此是否也得到許多驗證：詔安客家人的心胸尚未放開，有時連詔安客自己人也不免會對族人擁有負面想法。因此很多客家人大聲疾呼，硬頸客家人快抬頭；印證詔安客的族群認同意識很高昂，但對外自信心則顯不足。

### 三、年長者的族群認同

以下就 27 位年長者（50 歲以上）進行「族群認同」之問卷調查，其結果如 4-3：

表 4-3：年長者在各題選項統計結果（單位：百分比%）

內涵	內 容	非常同意	大部分同意	少部分同意	非常不同意
族群 覺察	我知道詔安客的歷史。	22.2	18.5	40.7	18.5
	我知道詔安客習俗與閩南人不一樣。	3.7	18.5	29.6	48.2
	我認爲詔安客的生活水平與閩南人比起來,沒有很大的差別	66.7	7.4	3.7	22.2
	我認爲讓別知道自己是客家人,會被別人歧視。	11.1	18.5	11.1	59.3
	我知道詔安客逐漸受到重視,是件好事。	44.4	40.7	7.4	7.4
	我知道我與其他客家人在語言上或是文化,有些不一樣。	29.6	25.9	33.3	11.1
	平 均		29.6	21.6	20.9
族群 自我 認定	我常常告訴別人,我是詔安客	25.9	33.3	37	3.7
	我會說詔安話。	66.6	3.7	18.5	11.1
	我在家會使用詔安客語與家人說話。	63	22.2	3.7	11.1
	我喜歡詔安文化。	29.6	55.6	11.1	3.7
	我願意保存與詔安有關的風俗習慣。	25.9	55.6	18.5	0
	我在公開場合,避免討論詔安話題。	7.4	25.9	22.2	44.4
平 均		36.4	32.7	18.5	12.3
族群 態度	我認爲閩南人對客家人有負面的想法。	11.1	11.1	25.9	51.9
	我不想涉入與詔安客有關的事物。	14.8	29.6	18.5	37
	我喜歡參與客家相關活動。	33.3	44.4	18.5	3.7
	我認爲不應該區分各個不同族群。	55.6	22.2	7.4	14.8
	我認爲如果我不是詔安客比較好。	22.2	11.1	25.9	40.7
	我希望政府多補助經費,辦理各項活動。	59.3	22.2	7.4	11.1
	我認爲詔安客是弱勢族群	11.1	22.2	37	29.6
平 均		29.6	23.2	20	26.9
族群 行爲 模式	我在公開場合願意承認自己是詔安客。	48.2	37	11.1	3.7
	我認爲詔安客比閩南人優秀。	14.8	11.1	22.2	51.9
	我在詔安客人多的地方比較自在	7.4	14.8	22.2	55.6
	我覺得跟隨現代的生活方式比維護詔安傳統文化重要。	25.9	40.7	29.6	3.7
	我認爲詔安客的文化是獨一無二的。	25.9	40.7	29.6	3.7
	我比較喜歡和閩南人在一起。	11.1	22.2	7.4	59.3
平 均		22.2	27.7	20.3	29.6

年長者對於祖先歷史之了解較成年者爲高,年長者對於各姓氏的祖譜大略有印象,

所以對於詔安客的歷史並不陌生；受訪者表示：

詔安客的歷史大部分都知道啦，只是沒有仔細去想啦！每天工作都來不及那有時間去想這些事，我們有祖譜啦！只是被我姪子借走，到現在還沒還我。（A16，2006/8/17）

對於族譜一事，耆老還頗在意的，後代子孫想了解祖先事蹟，族譜是了解祖源訊息的最佳途徑。

詔安耆老有四成八不同意詔安習俗與福佬人不一樣，認為與福佬人的生活水平也差不多，有些耆老則帶有濃濃的客家鄉音回答：

我們跟河洛人不是都一樣，他們「務農」，阮嘛是，生活不是都一樣。（A18，2006/8/18）

約有六成詔安耆老不認為詔安客會被別人歧視，根據耆老的看法：

其實，也不是什麼歧視啦！有時我用客語說：「你在做什麼？」（詔安客語），他們就認為我在罵他們，我又不是在罵他們，只是他們聽不懂，產生誤會，後來就乾脆用台語說（A6，2006/8/10）。

詔安耆老認為詔安習俗與福佬人有差異者僅兩成，但有六成知道自己與其他客家人不一樣，長輩的觀念會影響晚輩對於詔安文化的認知，若長輩強調客家文化與特色，晚輩對於客家意識較強；反之，長輩若未特別提及客家文化，晚輩對於客家文化的認知亦隨之降低。

有七成詔安耆老會說詔安客語，據耆老表示：

以前那知道什麼是客語<sup>24</sup>，阮從出生父母都說客（語），全村莊都說客（語），也不知道什麼叫做客語、河洛話，後來才知道父母說的是客語，不然那知道以前說的是客語。（A14，2006/8/16）

在訪談期間遇到一位耆老使用相當簡單的福佬話來表明要載孫女，筆者想與她聊天，她欲言又止，可能是她怕對方不了解客話，但又不太熟悉福佬話，於是支支吾吾了半天，但在支吾之中可感受到她對於客話相當熟稔；又有一次，筆者到當地的商店購買物品，老闆的母親使用相當流利的客語問候，可見，耆老使用詔安客語在某些區域仍存

---

<sup>24</sup>年長者在早年對於祖宗言的認知是「客語」而非詔安客話，詔安客語是近年來被歸類的。

在。雖然目前大家都稱呼，在西螺、二崙、崙背地區所說的語言為「詔安客語」，但是詔安客語的語音與語詞在三世代中產生變化，即耆老的詔安客語與年輕所說的詔安客語有些差異，而目前詔安客音研究之論文又成另一種系統，使得詔安客音呈現一種音韻未明的狀態。

有六成會承認自己是詔安客，八成在公開場合願意承認自己是詔安客，有八成耆老願意保留詔安客文化、也有八成在家會使用詔安客語與家人溝通，有四成四在公開場合不會避免討論詔安議題，可見詔安耆老的族群自我認定意識強烈。

詔安客對我群相當具有信心，例如：有七成七表示會參加客家相關活動，愈年長的詔安客對我群的認同，隨著年齡增長族群自我認定愈高，但在於回答與福佬族群的關係時，相當謹慎，也相當模糊，接受訪者表示：

**河洛人和客家人沒什麼差別啦！沒有啦！不是都一樣，大家都嘛很好，也沒什麼族群的分別，大家都很好啦！(A18, 2006/8/18)**

有很多人對詔安客感到陌生，不僅限於福佬人，連許多詔安客也不清楚自己是否為詔安客，尤其是西螺地區。而許多詔安客在福佬族群世界中，不肯輕易講一句客家話，詔安客與他族有時是不容易區分的。有三成認為詔安客是弱勢群體，雖然有許多人的看法如問卷上顯示，不會受到歧視的眼光，但從廖烈震先父之訓誡，卻道出以往曾有被歧視的經驗，使得對內的態度與對外的表現產生矛盾，從年長者的生活經驗中可看出，詔安客在族群相處中，並沒有得到適度的尊重，因此造成「弱勢群體」意識的存在。

詔安客耆老在公開場合願意承認自己是詔安客，對於詔安相關文化傳統樂於保存，六成認為詔安文化是獨一無二的文化，與福佬族群之間雖有些模糊地帶，但整體而言，詔安客耆老的族群行為模式較高。

對於「跟隨現代的生活方式比維護詔安傳統文化重要」，其同意者有六成五成，據受訪者表示：

**傳統文化很重要啦！可是，我們也不能跟不上時代，如果要學客語，同樣都是花時間，學英語比較好啦！(A15, 2006/8/17)**

部分家長要求學校多發展英語教學以取代多發展客語，跟隨現代生活與維護詔安文化傳統，在詔安客心中形成一種拉距戰，在此戰鬥中，多數詔安客認為跟隨現代生活比維護詔安文化重要。

臺灣詔安客，站在傳統與現代的交接之處，他們所採取或發展出來的族群認同態度



為何，其內不僅是族群認同的成分而已，還包括時代認同的成分在內。例如，對那些志在維護傳統文化的詔安客來說，他們所反映的可能是一種純粹的我族意識。但是對那些意欲融入現代社會的客家人來說，他們所反映的，雖然有可能是一種追隨主流族群或接受主流族群的心態，但也有可能是一種生活方式或職業生涯的抉擇，也有可能是一種時代潮流的嚮往或時代文化的涵化（張建成，2005）。

#### 四、雲林縣詔安客的族群認同

以下總和雲林縣詔安客三世代「族群認同」之問卷調查（共 111 份），其結果如下：

表 4-4：詔安客三世代在各題選項統計結果（單位：百分比%）

內涵	內 容	非常同意	大部分同意	少部分同意	非常不同意
族群 覺察	我知道詔安客習俗與閩南人不一樣	24.3	28.0	24.3	23.4
	我認爲閩南人對客家人有負面的想法。	10.8	11.7	34.2	43.2
	我認爲詔安客是弱勢族群	12.6	15.3	28.8	43.2
	我認爲讓別知道自己是客家人，會被別人歧視。	14.4	11.7	17.1	56.8
	我知道詔安客逐漸受到重視。	48.6	29.7	13.5	8.1
	我知道我與其他客家人在語言上或是文化，有些不一樣。	33.3	31.5	26.1	9.0
平 均		24	21.3	24	30.6
族群 自我 認同	我常常告訴別人，我是詔安客	16.2	21.6	29.7	32.4
	我在公開場合願意承認自己是詔安客。	23.4	30.6	21.6	24.3
	我喜歡詔安文化。	22.5	36.9	30.6	10
	我願意保存與詔安有關的風俗習慣。	27.0	45.0	22.5	5.4
	我認爲詔安客的文化是獨一無二的。	24.3	38.7	25.3	11.7
平 均		22.6	34.6	26	16.8
族群 行爲 模式	我會說詔安話。	30.6	25.2	29.7	14.4
	我喜歡參與客家相關活動。	25.2	26.1	32.4	16.2
	我在公開場合，避免討論詔安話題。	14.4	20.7	26.1	38.7
	我在詔安客人多的地方比較自在	10.8	20.7	35.1	33.3
	我覺得跟隨現代的生活方式比維護詔安傳統文化重要。	14.4	36.9	31.5	17.1
	我比較喜歡和閩南人在一起。	18.9	25.2	25.9	27.9
	我希望政府多補助經費，辦理各項活動。	55.9	26.1	10.8	7.2
平 均		24.4	25.9	27.5	22.2
族群	我不想涉入與詔安客有關的事物。	11.7	18.9	26.1	43.2

態度	我在家會使用詔安客語與家人說話。	23.4	24.3	17.1	35.1
	我認為詔安客比閩南人優秀。	8.1	17.1	31.5	43.2
	我認為不應該區分各個族群。	40.0	27.0	17.1	15.9
	我認為詔安客的生活水平與閩南人比起來，沒有很大的差別	34.2	30.6	19.8	15.3
	我認為如果我不是詔安客比較好。	10.8	17.1	29.7	42.3
	我知道詔安客的歷史。	10	22.5	46.8	20.7
平均		19.7	22.5	26.9	30.8
總平均		22.7	26.1	26.1	25.1

目前學童須學習「國語」、「詔安客語」和「英語」，學童大部分會說福佬話，在校內國語每週上五節，英語每週上兩節，客語每週一節。詔安客語要能學的好，光靠學校的教學是不夠，家庭若能給於學童展現客語的舞台，詔安客語的學習才能有進步，否則「光說不練」，詔安客語仍難存留。據受訪者表示：

**詔安客語教學要成功，重要是教師與家長心態，另一方面是技巧，然而，技巧容易創新，但詔安客家人的心態卻很難改變。(A3, 2006/7/30)**

由此可見，客語的傳承仍有許多努力的空間。客語的學習並不難，如何找回以客家為榮的自尊心才是重要。

有五成右左詔安客會說詔安客語，詔安客在平常較少使用詔安客語與外人交談，但在家中或鄉親間，卻很自然流露出詔安客語，這種對內堅持，對外隱形的態度，也許最能說出目前雲林詔安客的某種心境。詔安客有九成喜歡詔安文化，也願意保存與詔安客有關的文化，在現代社會中，詔安客已經無法完整地保有傳統文化，但因詔安客固有傳統觀念及「硬頸」的精神，使得這個人數不多的群體，能夠寧靜在日常生活中展現。

多數詔安客與福佬人皆認為詔安客是弱勢族群，無論在人口、經濟、政治、文化上都顯得未受重視，我群與他群皆認為詔安客是弱勢族群，但以歷年的政治人物來看，詔安客在歷屆縣市長、立委與議員的所佔比率不算低，但詔安客議題始終未積極受重視。據受訪者表示：

**政府資源常常分配不公，北部客家族群因為人數多，各項活動的舉辦很多人參與，我們人口少活動辦得沒有很熱鬧，所以資源都被「他們」分走了。詔安客一直沒有受到重視，別人的文化館在養蚊子我們這裡什麼也沒有，也不是我在抱怨，有些「有力」的詔安客也不積極爭取資源。(A4, 2006/8/8)**

政治人物是為個人利益或為族群爭取利益，一向是件十分弔詭的事，但以詔安客在政治上的「份量」為詔安客爭取資源眾所期待，但何以詔安客未能為我群積極盡心盡力，包括對他群宣示我群的存在與自信心，都稍嫌不足。詔安客希望透過政治力量提高詔安客的能見度，使大家重視詔安客的存在，有九成認為詔安客逐漸受到重視是件好事，保留詔安文化有其必要性。

從政治力量來擴大我群的「勢力」範圍，重新建「他群」對「我群」的主觀意識，詔安客正在積極找尋族群認同，而族群認同除了以原生論的角度尋求我群族群認同之外，如何與「他群」建立平行的關係，也是一項重要的課題。文化認同和他群的承認之間關係密切，不管是個人及團體自我認同，除了須內在自省之外，仍需得到他群的承認和尊重，以確認自己在社會群體中的角色與位置。

詔安客爭取政治力量，推動詔安文化是族人的期待，有人認為，政府單位漠不關心，推動不易；但若說政府漠不關切，亦不盡然，若此為真，何以在行政院的體制下設置「客委會」呢？

一個不自重的人是很難得到他人的尊重的。因此詔安客家人當反思自我的存在與自我的價值，並透過政府等多重協助的管道來發展自我，切莫枯坐等水，臨渴又不掘井，這便難逃「坐以待斃」的責難了。因此，自己的文化還是要靠自己努力，這才有真實的意義與價值。(A1, 2006/7/30)

除了政府的關注之外，積極建立與發展自我文化也是必要的。

在西螺、崙背、二崙的詔安客，其原鄉為福建省詔安縣當地隸屬漳州府，亦為福佬話通行的地方，因此，詔安客在原鄉地區即是閩客混居的情況，大多數的客家人都會用流利的福佬話與別人交談，有些人知道自己祖先是客籍者，多半有意無意間掩飾自己的客家身分。是以詔安客家人大聲疾呼：

詔安客應當正視自己，積極研討自我所表現的文化內容，無論是童謠或雜唸，無論是諺語、故事或傳奇，無論是獅陣、武藝、飲食與建築，先深切的了解自我，這才能自我發言呀。莫依然無志氣，自我憔悴於「漚客仔」中。(A1, 2006/7/30)

對優勢族群來說，文化論述上的誤認或是對弱勢族群的漠視或許不會帶來明顯且立即的傷害，然而對弱勢族群來說，這種自我貶抑，否定或隱藏的存在狀態，卻是一種傷害。

耆老雖然對外不願承認自己是詔安客，但骨子裡仍然知道自己是詔安客；誠如徐正光所描述：在台灣，客家人常被稱為社會上的隱形人，在公共領域中使用北京話和福佬

話，很少使用自己的語言；社會運動與政治較少參與，即使積極參與，也儘可能不突顯自己的客家身分（徐正光，2002：4）；客家族群受到大環境的影響，有時在公眾場合也不大願意突顯自己的族群身分。

## 五、小結

本問卷針對雲林縣詔安客的族群認同情況進行調查，選取不同年齡層包括學童、青年人、年長者，分為三個世代進行族群認同之比較，以半結構訪談方式及問卷調查，探討詔安客族群認同的情形。據以上所有訪談與問卷調查結果，綜合獲致以下結論：

- 一、在族群覺察部分有四成五的詔安客感覺到自己的生活方式、歷史、宗教、價值觀與其他族群有不同的地方；但卻有三成的人不會覺察到跟其他人有什不同。顯示此乃因其居住地、人口外流及文化交融的影響，使得其在生活各方面不易覺察到。
- 二、在族群自我認定方面則有五成七的人認同詔安客，只有少數不認同，大部分的詔安客皆能認知自己的身分；詔安客大都以血緣、親族、語言與地域為基礎來認定自我的族群，有些則不承認自己是詔安客，形成多重認同。
- 三、在行為模式層面有半數詔安客的態度、情意和行為模式表現上與他族存在著差異；雖然詔安客在大社會環境影響之下，族群界線有愈來愈模糊的跡象，但仍有半數的詔安客在行為模式可感受到與其他族群之差異。
- 四、在態度上有四成的詔安客對外界環境回應保持著肯定的態度，可是有三成的詔安客卻持否定態度；而有些人持否定的態度，對於積極推動重建詔安傳統文化的政策，形成一股無形的阻力。
- 五、隨著年齡增長詔安客對族群覺察較高，即年齡愈長，我群與他群的差異知覺較高，對於族群的身分認定、族群態度、族群行為，隨年齡增長態度愈堅定。詔安客對內自信心高，但是在開放的公共區域所表現的自信心卻削弱許多。
- 六、年長者會說詔安客語佔六成六，成年人約佔三成，學童約佔一成，可見詔安客語流失的相當嚴重。
- 七、大多數雲林縣詔安客，認為維護傳統文化是有必要的，但是當跟隨現代生活與維護傳統文化同時出現時，選擇「跟隨現代生活方式」勝於「維護傳統文化」，維護傳統文化挑戰著現代詔安客家人。

詔安客的族群認同約佔五成左右，對內族群行為模式表現最強，但對外稍嫌自信心不足，若能承認「我群」的存在，建立足夠自信，當自己的主人，並且體認他人的價值，以客觀的角度看待族群認同，多元文化主義才有實踐的可能。

詔安客不是固守在山崗上，築起防衛性的圓樓建築，而是居住於廣大平原中與福佬人為鄰，在日常生活並不特別強調客家人或福佬人的族群差異，而是專注在真實生活中表現的不一定是「客家文化」，也不一定是「福佬文化」，僅僅是展現出現有「在地」的文化，是否為客家或福佬文化，或是強調弱勢或強勢並非重點，各族群若能個自展現各族群的特色，彼此之間也能相互寬容與調和，社會上每個人不論族群文化為何，都受到平等肯認與尊敬，將多元文化的精神展現在日常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 第二節 詔安客的族群覺察與態度

### 一、詔安客與客家人

一般對客家人的印象大體是分為「南部客」、「北部客」與「中部客」，南部客包括高雄、屏東、六堆地區，北部客包括桃園、新竹、苗栗，中部客包括東勢、石岡、彰化與雲林地區。在印象中，大都認為桃、竹、苗地區的開墾是客家的大本營，其為四縣話和海陸話佔極高優勢的地方，其他各地的語言，如：詔安客語、饒平客語、永定客語、南靖客語-----等，有的已被福佬話所同化。桃、竹、苗客家地區的是一種純客的移墾社會，客家意識較高。

南部客家人以「六堆」客家聚落為主，「六堆客家」包含現在的高樹鄉中、南部，內埔鄉西南部，竹田鄉中，東部，麟洛鄉全部，長治鄉中、西部，萬巒鄉中、西部，新埤鄉西部，佳冬鄉中東部及高雄縣六堆地區共有十二鄉鎮，除美濃、麟洛為純客鄉鎮之外，其他鄉鎮都兼有閩客居民。整體而言，南部客家以美濃最為凸顯，最具客家意識、族群認同也最強（羅肇錦，2000）<sup>25</sup>。

一般人對於「客家人」的印象是，從廣東搬來的稱為「廣東人」或「客人」，從福建搬來的叫「泉州人」、「漳州人」，並稱「河洛人」或「閩南人」，但是來自廣東省未必是客家人，例如「潮州福佬人」；來自福建地區未必是福佬人，例如：福建的詔安、南靖、平和等也是客家人聚居的聚落之一。中部的客家人來自福建客籍人士較多的，中部客家人大抵以彰化縣與雲林縣的客家人為主，彰化客家人大部分分布在員林、埔心、永靖、社頭與田尾附近。雲林縣地區的客家人大多集中在西螺、崙背、二崙地區，詔安客家人在台灣已經有兩、三百年歷史，其祖籍地為福建漳州府詔安縣。

<sup>25</sup>羅肇錦（2000），〈台灣客家人的分布〉，《台灣客家族群史-----語言篇》，南投市：省文獻會。

詔安客的祖先和廣東客家人的祖先，因原來的居住地不同，再加上來台之後受鄰近族群音腔的影響，西螺、二崙、崙背講詔安系客語，和新竹、苗栗以及屏東縣一帶的客家人使用的廣東省饒平、潮州、梅縣等系的客家語方言雖然有些相近，但卻又無法完全溝通。詔安客雖然被歸類到客家族群，但對於四縣客與海陸客仍覺得自己與「他們」不一樣，不管在風俗習慣上、宗教信仰、語言、日常生活、文化皆不一樣。黃榮洛表示，其屬海陸客語系，說四縣系客語會被罵為是背祖，雖然同樣是客家話，也會被視為是背祖（黃榮洛，1995；203）。由此可知，各客家族群當中亦會因不同的語言文化而相互排斥，甚至相互對立。

除了以地區來做分類之外，也有以音腔來畫分客家人，即所謂「四縣客」、「海陸客」、「饒平客」、「大埔客」，近年來才將來自福建詔安的客家人歸類為「詔安客」。雖然都是「客語」，但高屏一帶的六堆客與新竹的海陸客語彼此無法溝通，而新竹、苗栗一帶的四縣和海陸客也無法理解雲林地區的詔安客語，造成同為客家人，但仍無法溝通的窘境；除了詔安客語無法與其他客家人溝通之外，彼此太少接觸是主要原因。誠如廖校長所說：

我們詔安客語是所有客家族群中最弱的，所以像我們學生出去比賽，那些評審也聽不懂我們在講什麼，我們還要透過國語的翻譯、台語的翻譯，那些人才知道，那海陸、四縣因為族群比較大、他們知道在說什麼。像我們上次去客語學校觀摩時，出去比賽，評審說你們在講什麼，我們聽不懂，但是我安排詔安話先講，國語講一次，台語講一次，三個語言用三位小朋友說，他們說，喔！你們用這種方式，我才明白你們在說什麼，否則你說全部用詔安客語-----除非你打字幕出來，要不然他聽不懂（A3，2006/6/30）。

詔安客在福佬族群中自覺弱勢，當被歸類到客家族群中，詔安客仍覺得自己是弱勢，值得令詔安客家人感到欣慰的是，詔安客在客委會占有一席之地，詔安客終於有發言的機會了。但資源的分配在客家族群亦居弱勢，詔安客較少與其他客家人接觸，僅僅了解到詔安客為客家族群之一，其語言無法彼此互通。近幾年來，因客委會的成立，詔安客與其他客家人才有接觸的機會，而互動的形式僅限於少數，真正互動的機會少之又少，彼此之間的刻板印象也未曾改變。據受訪者表示：

北部客對自我族群的自尊心很強，像作生意，對非客家人非常謹慎，斤斤計較，但是對客家人就比較包容（A5，2006/9/25）。

詔安客與福佬族群的關係勝於與其他客家人的互動，亦即詔安客受福佬族群的影響勝於其他客家人，詔安客與其他客家人仍須透過其他語言來溝通，以同一族群來說，這種無法以「同一種」語言來溝通的現象，也造成客家人無法積極建立共識的原因吧。

## 二、 詔安客與福佬族群

福建省詔安縣位於福建南部沿海，通行福佬方言廈門話，百分之二十五人口通行閩西客方言<sup>26</sup>。民國初年，詔安縣劃分為 12 個自治區，除了太平、霞葛、官陂和秀篆通行客語之外，其餘地區則通行福佬話，而太平、霞葛、官陂、秀篆地區，並非全部通行客語，以官陂鎮為例，官陂鎮為詔安縣北邊大鎮之一，語言以「福佬客家話」為主，亦可通行福佬話及北京話<sup>27</sup>。

台灣詔安客在原鄉時，即與福佬族群比鄰而居，詔安原鄉在當時因地處農業社會，居民生活單純，族群活動範圍小，我群與他群的界限非常明顯，個體安全依賴族人保護，族群意識較強，客庄較易保留，語言、風俗習慣與文化也較能傳承和延續。

詔安客未遷台以前，與福佬族群的關係並不緊張，詔安客來台後，西螺廖姓族人，為防範山區的土匪搶劫和騷擾，於是回大陸聘請武術高強的武師前來開設武術館教導武術以求自衛，不久之後港尾族人亦為抵禦土匪及地痞流氓搶劫與騷擾。所謂「土匪、地痞、流氓」乃指西螺東邊及南邊，住在荊桐、虎尾一帶的福佬人及港尾南邊的土庫、新庄的泉州人，安溪人往西螺方向搶劫，泉州人往港尾方向搶劫，雙方拚鬥，本是閩客械鬥，卻因詔安客原住在福建漳州，一般稱為「漳泉拚鬥」。

根據黃宣範的研究，雲林地區的詔安客在最近一百年中，客家話與福佬話一直維持著平分秋色的地位，沒有優劣之分<sup>28</sup>，可見，詔安客在早期與周圍福佬族群勢力相當，因為彼此皆來自「福佬地區」，族群意識的對立較薄弱，雖有大大小小衝突，但大體而言，詔安客與福佬族群尚能維持合諧，反而是詔安族人在光緒元年至 3 年，因白馬事件引起廖、鍾、李三姓大械鬥，詔安祭祖及祈安迎神賽會因而停辦，族群意識自此逐漸式微。族群認同常可藉由族人文化活動之進行，加以凝聚族人之力量，相對地，文化活動的式微，族人互動次數減少，亦減弱族人的族群意識與認同。

客家人與臺灣其他族群深切互動，事實上早已很難區隔彼此（邱彥貴、吳中杰，2002；156）。雲林地區閩多於客，二崙、崙背、西螺地區也是閩客兼具的情況下，詔安客的語言、風俗習慣、生活形式受到福佬族群深刻影響，福佬化的速度特別快，尤以西螺地區最為嚴重。據居住在西螺的廖姓詔安客表示：

西螺地區因為與閩南人比較接近，離虎尾比較近，生活交易都與閩南人作生意，他們交易不會用客話來溝通。（A3，2006/6/30）

<sup>26</sup>詔安縣誌（2000），〈認識詔安縣原鄉—詔安縣誌〉，取自《詔安客家資料彙集》，未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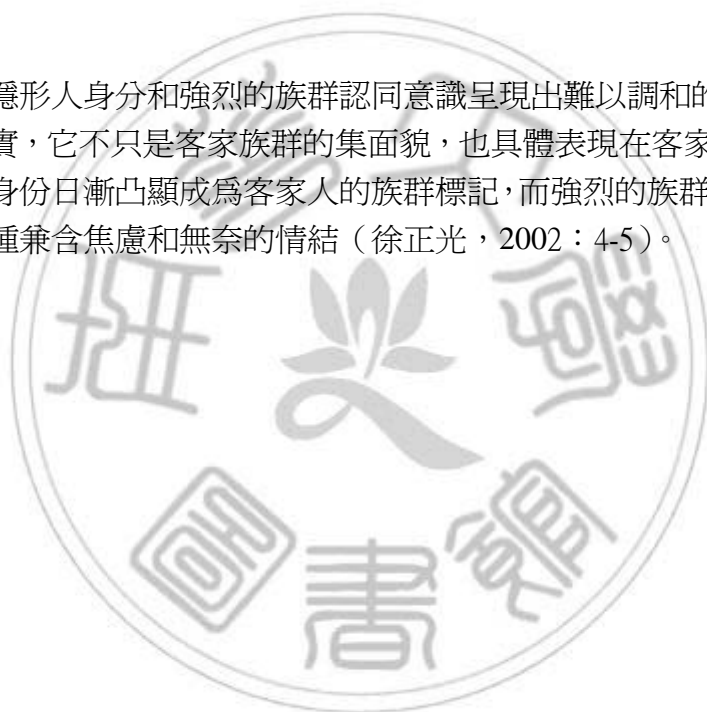
<sup>27</sup>廖木信（1995），〈我們的祖籍地-----福建省詔安縣官陂鎮〉，《張廖元子公族訊》，未出版，38。

<sup>28</sup>黃宣範（1993），《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北：文鶴出版有限公司，130。

優勢族群在文化呈現和日常生活上，常自覺或不自覺地將自己的文化優勢表現在再現(Representation)、詮釋(interpretation)與溝通(communication)的形式當中，將優勢族群的文化想像和價值觀強加在弱勢族群身上，同化弱勢族群的差異，掩蓋弱勢族群的獨特性文化<sup>29</sup>。詔安客與福佬族群互動愈頻繁，關係愈密切，族群界限愈模糊，比鄰族群的強勢文化，迫使詔安客必須適應其文化，掩蓋自己的文化，而面對逐漸消逝的文化，讓詔安客十分無奈，據受訪者表示：

若說我是客家人，我的祖先是客家人，是客家人的子孫，若說我是客家人，但在文化上、食、衣、住、行、在社會上的種種生活方式都和河洛人一樣----我對客家人很懷念，讓我覺得「鬱卒」的是----客家文化很好，但卻短暫----。(A25, 2006/9/25)

面目模糊的隱形人身分和強烈的族群認同意識呈現出難以調和的矛盾，確實是一個活生生的社會事實，它不只是客家族群的集面貌，也具體表現在客家人的個別行為中。模糊的隱形人之身份日漸凸顯成為客家人的族群標記，而強烈的族群意識快速退隱到內心深處，成為一種兼含焦慮和無奈的情緒（徐正光，2002：4-5）。



<sup>29</sup>周平（2006），〈肯認、分配與權力：社會正義三個向度之理論分析〉，收錄於周平、蔡弘政主編，《臺灣教育問題的批判與反省》，嘉義縣大林鎮：南華教社所，43。



## 第五章 詮釋與反省

### 第一節 多元文化與族群認同

詔安客是近幾年才被分類出來的另一種客家團體，其認同點在於雲林縣西螺、二崙、崙背地區，其祖先早年由大陸福建省詔安縣移民來台，來台時使用語言相近，易於溝通，而來自福建省詔安縣客語系的居民在福佬族群中自成一格，因此，認定自己為詔安客語系的子民以「詔安客」來稱謂我群，為溯源明宗。

在以往社會形態封閉，詔安客生活方式單純，較少受外界影響，年長者受文化傳統影響較大，對於族群認同態度較強，青年人因受現代社會文化多元，社會強調族群差異、包容性及全球在地化的影響，青年人站在世代交替的中點上思考著年長者的期待與未來，傳統文化產生危機，青年人思考如何找尋傳統文化，建立族群認同；雖然多元文化強調族群差異，鼓勵個人或文化團體的差異性，但因詔安客與福佬族群長久比鄰而居，有些語言、風俗習慣及文化逐漸流失，族人積極找尋建立傳統文化，包括：語言、祖源、地緣、血緣、傳統習俗、布袋戲、圓土樓、布雞拳、開口獅等。

詔安祖源地為詔安客「舊空間」的想像，遷移到臺灣之後，建立了詔安客「新空間」的想像，其目的是為了保有過去詔安的傳統，守護新舊詔安文化傳統之間持續的平行存在關係。舊詔安的文化浮現在新詔安客家人的記憶中，新詔安客家人極力回憶詔安的文化想像，包括：祖源、血緣、祖籍地、宗祠、語言、傳統習俗以及在衣、食、住、行、育、樂等方面的建構。

多元文化強調多元性，詔安客比過去更為強調或刻意創造他們的傳統，來突顯族群認同，若非多元文化的興起，詔安客將漸漸遺忘自己的文化，多元文化強調族群文化差異，詔安客在此文化差異逐漸創發屬於自己的新傳統。後現代晚期，全球化不再只是單一普遍化的形式，另一方面是「特殊的普遍化」，強調當地多元差異的在地化價值，詔安客因多元化的刺激在地特殊文化，受到社會大環境及文化正義反省批判的影響，將寄託放在本土社會的主體上，我族與他族較能接受不同文化，使在地特殊文化的價值成為可能。

全球化現象刺激在地化，特殊團體較過去強調傳統，此傳統並非原本的傳統，而是精緻化，包裝現有的習俗成為共同的傳統，例如：油桐花、擂茶並非客家傳統認同，但因油桐花、擂茶在當地形成一種在地特殊文化，經由官方與地方機關的鼓吹、精緻化包裝與推廣，油桐花、擂茶成為客家族群與「他族」所認同的文化；而詔安客在努力找尋族群認同的象徵，詔安客語、圓土樓、布袋戲、布雞拳、開口獅等等，雖然屬於在地特殊文化，但其具有「想像性」，人們認同其特殊文化之後，產生真實性，族群「想像」產生了真實效果，族人深信其成為詔安客之精神象徵，精神象徵凝聚了族人的力量，凝

聚的力量也增強了我族的族群認同。

多元文化強調文化多元性，詔安客若不積極找尋、創發自己的文化，強調「我群文化」的特異性，「他群」無法了解其文化獨特性；詔安客正在找尋「傳統」文化，但過去傳統不易尋找，創發的傳統若能得到認同，作為集體表徵的仲介，族群亦可藉由集體表徵，建立族群意識與認同。集體表徵可說是一種主觀的概念及信仰的體系，它具有人類意識，借助心靈的感受力來構想族群中相關事物，形成一種觀念、架構或文化基礎，族群中的成員會使用特殊文化來描述自己的日常生活，影響個體的認知。

從訪談及問卷中可以看出詔安客的期待，他們仍然希望能發揚推廣自己的獨特文化，建立族群文化意識，但其責任則落在青年人的身上，站在世代交替的中點上，青年人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們必須承接找尋上一代的傳統，傳承給詔安客的下一代；目前透過客委會、教育部、社區、學校推廣詔安文化多年的結果，詔安學童對詔安文史已稍有了解，詔安客語之教學也獲得一致的肯定；客家文化活動的推廣增加了互動的機會，激發了族人的共同意識，「我群」意識有漸漸復甦的趨勢。

## 第二節 傳統文化與族群認同

### 一、 語言與族群認同

詔安客在福建原鄉與福佬人比鄰而居，來台後移居雲林縣崙背、二崙和西螺地區，剛來台之初，皆從事農耕生活，農村社會族群意識凝聚力強，族人皆使用「福佬客語」，後因社會形態改變，商業行為頻繁西螺地區的詔安客語最先受到影響。

雲林縣西螺地區的詔安客語幾乎已經消逝殆盡，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擁有客家血統，二崙與崙背地區僅少數區域能夠聽得到詔安客語，由第四章的問卷調查結果可以發現：會說詔安客語的年長者佔六成、青年人佔三成、學童則僅佔一成，由此可知，客語流失相當嚴重，詔安客語受比鄰族群的影響，音韻有些變化，例如：「快」說「緊」，「可以」說「會用」；語音如「背」不說「boi<sup>31</sup>」而說「bue<sup>31</sup>」，「台」不說「toi<sup>53</sup>」而說「tai<sup>53</sup>」；脣齒音「v」變成雙唇濁音「bb」；元音「o」區分成「o」與「or」。並保留特殊的漢語語音，如「雨」說「bbu<sup>31</sup>」，「船」說成「fien<sup>53</sup>」；詔安客語流失，可見一般。

詔安客有感於「祖宗言」、「祖宗文化」逐漸受強勢族群所同化，面臨消失的命運，詔安客積極推廣詔安客語及詔安文化，包括調查詔安客在社會中的處境、研究與整理出詔安語的語資料庫、編纂詔安客語教材、辦理相關活動，譬如：研習、演講、歌舞表演、藝術創作等，與電視媒體或廣播媒體合作，透過媒體提升詔安客的能見度。結合社區資源與社區互動，並與貓兒干文史協會合作舉辦相關活動，包括：社區文史資料的調查、蒐集與整理、推動社區營造、客家文化推廣、傳統技藝保存、多元就業方案之執行與休

閒旅遊等工作的推動；詔安客有心人士利用空暇之餘，與神農電台合作製播詔安聲情節目，同時與地方陶藝工作者製作客語陶板，聘請地方師傅指導學生研習布雞拳與開口獅。

詔安客在推廣各項活動時遇過某些困難，譬如：調查與研究不足，尚無較正確的字辭典與較多的影音讀物，過多的外來語混入，以至於混淆詔安客語的本來面目，多數人對於詔安客語的文字與拼音缺乏經驗與良好的學習態度，某些人士對於推廣不具信心，仍有人根深蒂固地認為鄉土語言是粗俗的，多數人無法體認鄉土文化的價值何在，客語的推動受到不少阻礙；而相關經費與資源不足，或是不擅於爭取經費等等，都是詔安客目前遇到的困境。

詔安客尋找各種方式來突顯詔安語和文化的獨特性，依族人看法是：

- (1) 將詔安客語文字化。
- (2) 區別詔安客語的語音字詞與外借的語音字詞。
- (3) 區別出詔安客特有文化，以現代化的方式（如聲光媒體、藝術創作）將舊有文化，如開嘴獅、七嵌武術、廖李鐘的故事等，予以重現或再創造。（廖偉成，2006）<sup>30</sup>

「語言是溝通的工具」，事實上，語言不只是一種溝通的工具，也不只是一種能力，它是文化傳承、族群認同和代表尊嚴的媒介，語言的有無也代表著族群存亡的指標之一，甚至代表著族群之間階級、權利、地位平等與否。

詔安客相當重視語言的存活，曾聘請大陸原鄉人教導詔安客語，試圖以重建的方式找回純詔安客語，然而，所謂原始語言是個迷思，因為原鄉語言也經歷語言交融過程，受現代北京話及當地福佬話的影響，原鄉語言不見得能完全代表純粹詔安客語。由此可知要重建純粹、原始的語言，此想法是個迷思，但重建過程中若彼此能夠認同的文化、語言甚至文字，人們會以此接受它、認同它，藉由文化傳承與語言的重建和推廣，詔安客積極找回族人的文化與自信。

從消失的文化中來重建新的文化，其過程相當不容易且辛苦，詔安客的極力呼籲，莫不希望挽回即將消逝的文化，喚起大家的族群意識，建立族群認同。

## 二、 儀式與族群認同

為促進族人的團結及敦親睦鄰情誼起見，詔安客每年有祭祖暨慶祝五穀豐收、六畜

---

<sup>30</sup>取自崙背鄉東興國小廖偉成老師之手稿（2006），廖老師對於詔安文化工作付出相當多的心力，極力推動詔安客語。

興旺及家庭平安，各村落輪流做東，分別舉辦祈安酬神迎神賽會，各村庄族人利用舉辦拜拜活動，增加人際交往的機會。迎神賽會經由各村庄代表同意後，以七嵌箴言之數字七為序，將 25 個村庄合併劃分為七個大角落，並稱為「七嵌」，每七年各嵌輪流負責擴大舉辦祈安酬神祭典活動。

詔安客的祭祀活動為詔安客家人所共守，他們相信此種信仰具有「慎終追遠」、「感懷祖德」、「庇佑子孫」、「祈求平安」的作用，此儀式為所有詔安客所接受，視為族人共同的事物，此共同事物使個體結合成為一個統一體，具有共同的信仰而相互聯繫在一起。誠如 Victor Turner (1969) 所論道：「儀式具有整合的功能，具有『轉閥』的作用，它能使儀式參與者強烈感受到連帶感或『命運共同體』(Communitas) 之感，能協助個人，透過集體參與的過程，維持聯繫群體的核心價值」<sup>31</sup>。

當人們相信祭祀儀式產生一種神聖感，此神聖感代表集體意識與集體認同，實際上就是一種真實的現實，社會中沒有比集體力量更為真實了。祭祀儀式存在於每個族人的心中，獨立於個體之外，其力量高於個體參與者，當個體消逝世代交替，但祭祀儀式活動的力量依然存在，它鼓舞者現今的一代，就像上一代對祖宗尊敬一樣維持到後代，且持續的傳承下去，族人的團結力量展現在祭祀儀式中。祭祀過程中，藉由懷念祖先德澤，族人相信祖先會庇佑族人，對祖先的「德澤」表現出一種抽象力量，族人深信應當遵守祭祀的原則性所要求的某些行為方式，人們相信自己從屬於某種事物時，成員間具有統一感，感到集體目標就是個體生活，甚至超越本體力量，高於個體之上，凝聚族人的共同意識與認同。

**卡奈迪恩 (1983) 認為：禮儀的意義，同時強調這類禮儀活動的整體趨力以及禮儀活動中體現與反映，擁護與加強深植或維持人民普遍價值的方式。<sup>32</sup>**

詔安客以其祭祀活動將成員團結在一起，以同樣的方式重現在神聖世界與凡俗世界的聯繫，詔安客團結的表徵依附在祭祀儀式活動中，透過儀式的進行展現族人的權力、地位，雖然每次參與人數多寡有異，但總能牽動族人對活動儀式的認同。也許詔安客受到大環境的影響，族群意識有逐漸淡化的跡象，但族人積極找尋族人的共同記憶，包括：文史、語言、武術、圖騰等，詔安客相信透過族人聚集在一起且頻繁之互動，族群意識能夠維繫不斷，詔安客選擇以圓土樓、布雞拳、開口獅、詔安客語作為詔安文化的象徵，其意義在於成為當下詔安客集體想像的投射，人們相信「它」代表詔安客，亦即集體想像化身為集體象徵意義，凝聚族群意識，增強族群認同。

<sup>31</sup>引自周平 (1991)，〈暴力、神聖與社會儀式——結合叔本華與佛洛伊德的取經詮釋後期涂爾幹的人性與社會結構觀〉，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4-5。

<sup>32</sup> 陳思文 (合譯) (2002)，〈禮儀的脈絡，表演與義意〉，《被發明的傳統》，台北市：貓頭鷹出版，136。

### 第三節 集體記憶與族群認同

一般人對於客家人印象不外乎「三山國王廟」、「義民廟」、「褒忠亭」，而客家美食以粿條、冬瓜封、福菜、擂茶、柿餅，客家文物以油紙傘、菸樓、敬字亭為主，而民俗活動以山歌、客家民謠為主，但這些所謂客家文化象徵，在西螺、二崙、崙背地區皆看不到，但這些地區確實存在著客家人，年長者仍會說詔安客語，這裡見不到三山國王廟，也看不到義民廟，有的是「媽祖廟」與「宗祠」，這裏聽不到客家山歌，在崙背鄉市區有象徵詔安客原鄉的圓土樓模型、布袋戲、當地特產（洋香瓜）與東興國小校園內，圓土樓的局部建築。目前讓詔安客最能認同的表徵除了詔安客語之外，祖源、血緣、地緣、文化的親近，詔安客家文化館的設立，有助於建立族群集體記憶，並增強族群認同。詔安客正在尋找詔安文化，積極重建詔安文化新傳統，建立新的集體記憶與族群認同，希望藉此喚醒大家的記憶，凝聚詔安客力量，尋回往日詔安客的光彩。

#### 一、尋根之旅

記憶是一種集體社會行爲，現實的社會組織或群體都有其對應的集體記憶，詔安客在找尋集體記憶，試圖建立族人的凝聚力。我們的社會活動，經常強調某些集體記憶，以強化某一群體的凝聚（王明珂，1993：7）<sup>33</sup>。近年來，自開放赴大陸探親以來，詔安客爲表達對大陸祖地與祖宗的崇敬，不少詔安客前往大陸祭祖尋根，以表達對祖先的崇敬懷恩與慎終追遠的心境，建立對傳統的記憶。詔安客尋找族人的共同記憶——祖祠與詔安客語；台灣詔安客祭祖尋根之後，發現「祖祠」還在，語言也能相互溝通，於是數百年前的場景勾起詔安客的記憶，重新喚起族人的共同記憶，建立彼此的族群認同。

前往大陸祭祖尋根時，據廖木信所述：

當地鎮長率宗親們遠赴十公里外冒雨迎接我們，同時也為我們準備了祭祖的各項祭品，在進入祠堂時當地的光亮國民小學停課發動了數百名學生敲鑼打鼓列隊歡迎我們，當我們面對如此龐大隆重之迎接方式有受寵若驚之感。面對盛情感人的迎接，及踏上祖地芬芳土地時的那種濃郁鄉情，真是令人徹夜難眠，赴機場為我們接機時，並派車為我們託運行李物品，一路上受到他們的照料，宗親情誼令人感佩。而最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海峽兩岸族人分隔了 200 年竟能以祖宗所遺傳「客話」交談。（廖木信，1995：126）<sup>34</sup>

共同想像是一種集體社會行爲，日常生活中的群體都有其對應的集體想像，詔安客在找尋集體理想與記憶，強調某些集體記憶，試圖強化族人的凝聚力。詔安客將詔安縣

<sup>33</sup>王明珂（1993），〈集體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當代，91：7。

<sup>34</sup>廖木信（1995），《張廖元子公族訊》，未出版，126

當作記憶的空間，賦於其意義，將詔安縣當作集體認同的表徵；然而，原鄉想像不等於幻覺亦非錯覺，它會動員集體行動產生真實感，對原鄉產生真實感想像，此想像讓詔安客的認同有了焦點，由此產生集體情操與行動。

追尋原鄉的記憶是人們的特性，詔安客到原鄉尋根，是否為原鄉並非重點，若能找到族人的集體記憶，不管原鄉如何，總能激起大家的對於原鄉的集體想像，雖然原鄉也經歷許多變化，包括：語言、風俗習慣、建築、家族型態、祭祀，皆受到當今政治、經濟與大環境的改變而與原始的原鄉有所差異；福建省詔安縣並非詔安客「原始」的原鄉，但原鄉想像促使詔安客形成共同體的想像，原鄉的想像並非虛假亦非虛構，它能促使族人產生行動力，將想像實踐於日常生活中，形成族群認同。

## 二、詔安客家文化館

雲林縣為台灣詔安客聚居最密集的地方，詔安客有心人士，積極爭取建立雲林縣崙背鄉詔安客家文化館，希望能搶救嚴重瀕臨消失危機的詔安客家文化，據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之政府機關新聞文宣記載：「雲林縣崙背鄉詔安客家文化館興建計畫」已於 92 年送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審查，並就雲林縣崙背鄉詔安客家文化館預定地進行實地會堪，與會審查委員建議可將本計劃提升為縣級，推動過程並希望請雲林縣政府參與，多加協助（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6）<sup>35</sup>。

客家文化館類似博物館，將文物分門別類集中放置在一個空間，在此特定空間裡可看到許多歷史文物的聚集，包括古蹟、文化景觀的模型、傳統藝術、民俗以及與詔安客有相關的文物、古物等，保留在地文化的智慧，讓我群的後代與他群能夠了解到先民們來台後面對獨特的環境條件而發展出集體的行動方式，透過客家文化館，創造一個記憶空間，利用記憶空間集中化、系統化、組織化，將文物聚集，喚醒族人的集體記憶，亦即由此建立詔安客的集體認同與族群認同，除了家族、血緣上的親近之外，物件的表徵亦能帶動族人情感與認同的凝聚，象徵性文物有助於建立族群意識。

新的傳統詮釋新的「文化館」，其真正用意是否能達到族人的期待或只是政治人物的「政績」，或只是另一個休閒場所而已，我們不能完全期待政府大量的分配資源介入，就讓大家更認同詔安客，或是讓詔安客更加凝聚族群意識；但不可否認，它是不可或缺的條件之一。

<sup>35</sup>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政府機關文宣，取自

[http://www.gov.tw/PUBLIC/fineprint.php?id=44600&main\\_no=GOVNTEWS/2006/8/21](http://www.gov.tw/PUBLIC/fineprint.php?id=44600&main_no=GOVNTEWS/2006/8/21)

### 三、福佬客文化節

記憶是一種集體社會行爲，族群或社會團體組織都有相對應的集體記憶，爲喚醒族人的集體記憶，地方上除了族人尋找祖源、語言、風俗習慣及傳統文化之外，官方亦鼓勵地方發展文化產業，舉辦各項客家文化活動，詔安客集體象徵具有國家介入的色彩，尤其是客委會的成立，例如：舉辦福佬客文化節、文史活動古蹟之旅、贊助各項文化民俗活動之進行、獎助研究客家相關研究，包括：客家發展史、民俗信仰、建築地景、藝術文化、語言學、產業歷史社會經濟、族群生態等，對客家文化的詮釋注入新生命。

以 2004 年福佬客文化節爲例，在活動會場上有客家歌謠、舞蹈表演、親子陶土活動、彩繪燈籠、福佬客美食嘉年華、生活文物器具展及掌中劇教學，並請專家學者導覽，就傳統古厝之福佬客聚落進行現場探訪勘查，且在西螺、大埤、古坑舉辦三場的座談會；希望透過此活動之舉行，深入了解客家文化，呈現客家文化活力、客家情意以及與客家生活情調的種種交流，分享探索客家精神，激發客家人的自覺；讓各族群互相欣賞認識，進而促進族群融合，並發現族群多元豐富的文化之美；透過文化活動的舉辦可刺激詔安客參與客家相關事物，增加族人接觸的機會，形成族群共識、認同我族，建立詔安客的自信心。

族群認同除了由個體生長環境的賦予的基本特質之外，族群認同也可以透過個體的選擇而產生，根據多元文化主義的精神「寬容多元、尊重差異」，個體可以同時擁有多重認同，福佬客也是在此基礎被建構而來。福佬客被視爲客家族群中另一支獨特的民系，其原籍爲客家人，因受大社會環境的影響，演變爲不會說客家話，而以福佬話爲主要語言者，許多民眾或能認同自身兼有漢人與平埔族原住民血統，卻尚未能接受兼爲福佬與客家後裔的認同（邱彥貴、吳中杰，2002：156），也因此，客委會希望藉此活動，讓大家了解此特殊群體。

詔安客在日常生活並不特別強調客家人或福佬人的族群差異，在生活中表現的不一定是「客家文化」，也不一定是「福佬文化」，僅是展現現有「在地」文化，是否爲客家或福佬文化，或是強調弱勢或強勢並非重點，將多元文化的理念實踐於日常生活中，肯定個體的價值，重視個體的發展，使每個人不但能珍惜我群的文化，尊重個體對於族群的選擇與欣賞，重視各族群文化之差異與多元文化價值的寬容，使社會上每個人不論族群文化爲何，都能受到平等的肯認與尊重。

## 第四節 小結

### 一、由個人角度看詔安客的族群認同

雲林縣詔安客在回應外界環境時，所表現出我群特有的方式與態度，與他群並沒有太大的差別，族群覺察的意識愈來愈弱。從「滬客」的說法中可以看出詔安客曾受歧視的經驗，在強勢族群的環境中，詔安客漸漸失去自我的舞台，在現實生活中為維持彼此的和平相處與族群和諧，詔安文化逐漸與福佬文化產生交融狀態。雲林縣的客家文化是難得的文化資產應予以保留才是，不可因為自我文化式微即自怨自艾，應拿出自我信心，積極捍衛自我獨特的文化資產，延續並傳承詔安文化。徐正光表示：在這關鍵性的時代，客家人應勇敢的面對現實，掃除弱勢族群自怨自哀的悲情，擺脫面目模糊的隱形人身分，以具體的實踐行動，在奉獻於歷史的創造過程中，塑立客家人的新形象（徐正光，2002：9）。

詔安對於我群的族群認同有兩種現象，即一種是積極保留創新傳統文化，另一種則是對「文化」得保留的沒有特別感受，在整個大環境的影響之下，包括我群意識逐漸淡薄，鄉村人口大量外流，農村社會型態，政治、經濟普遍居於弱勢，有些耆老雖然也會擔心祖宗文化逐漸流失的危機，但面對自己貧乏的生計，經濟似乎比文化相形重要；而年青人留在本地發展者居少數，致使文化推動不易，加上周圍不具有利環境的刺激，文化推動確實困難；雖然文化推動不易，但可喜的是，因受到全球在地化的影響，政府、地方、社區、社區人士、學校、學生、家長、教師對此特有文化都能給予適度的協助與支持，樂見各項文化活動之進行，包括：語言的教學與創發、布雞拳、開口獅、七嵌武術、廖李鍾故事的重現等，社區方面也積極配合各項文化活動之進行，社區人士大力推展本土意識，使詔安文化傳承成為可能。

文化是族群的命脈，文化的重建本非一朝一夕，因此放開眼光，保留在地文化，族群意識可以逐漸增加、族群認同亦隨之強化；站在多元文化的角度上，樂見各弱勢族群能擁有自己獨特的文化，我群文化除了須要我群認同之外，重建平等的族群關係，他群亦須學習尊重、欣賞、包容，讓弱勢族群也有自我的舞台。

### 二、由宏觀看詔安客的族群認同

北部以「泛客家人」居多，因南、北部具有相當典型的客庄部落，加上人口多，人才也較多，在資源分配上明顯偏高，雖然政府資源並非族群認同的基本要素，但若無經濟資源的注入，文化的推動或較困難，族群認同亦難建立；換言之，族群認同須要文化的推動，雖然經濟資源非族群認同的唯一要素，但在目前匱乏的資源中，分配正義相形重要。由問卷中可得知有八成詔安客希望政府多補助經費，辦理各項活動、可見資源的注入仍受詔安客關切與期待。



除了經濟的支援之外，在政治上亦應給予客家族群擁有發聲的機會，提高其參與決策機會或提昇詔安客的行動潛能，在文化不平等的對待上應給予改善，例如：重新評價以往弱勢族群的論述以及文化象徵，扭轉歧視為尊重，認同弱勢族群的文化，提昇弱勢族群的自我認同。

國家經濟資源的合理分配，與政治權利的平等承認，可以使詔安客在道德價值認知上建立平等的觀念，更能提昇詔安客參與決策的權力；經濟資源的合理分配，與政治權利的平等承認，雖不能迅速建立族群意識，但仍有增加族群認同的可能，促使將多元文化的寬容性精神實踐於日常生活中。

##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將視野放在雲林縣崙背鄉，試圖了解雲林縣詔安客的族群認同，透過多元文化來討論詔安客的族群認同。以往對於客家的研究，大都以語言、歷史淵源、文化、風俗習慣研究為主，族群相關議題較少被提及，有鑒於此，本研究以族群議題作為論述，將研究視野放在雲林縣崙背、二崙鄉，以詔安客為研究對象，採用訪談法輔以問卷調查，探討其族群認同情況，討論傳統文化、集體記憶與族群認同的關係，並以多文化的角度來檢視詔安客的族群認同。

本文將研究對象在中部地區的客家人，以雲林縣崙背鄉、二崙鄉詔安客為例，了解詔安客的族群認同，透過對老、青、童三代進行問卷與訪談，了解族群認同在老、青、童的差異關係。研究發現：詔安客語流失嚴重，隨年齡增長詔安客族群覺察愈高；詔安客族群認同強，對內自信心高，但與他族互動則顯不足；與他族的自我身份認定愈來愈模糊，形成多重認同；詔安客的族群認同有漸漸淡薄的傾向，青年人有感於自身危機，積極建立族人的語言，傳統文化及集體記憶，試圖建立族群意識與族群認同。

族群認同除了原生論的說法之外，結構論與建構論的看法也說明了族群認同受到當下環境的影響，形成相異以往的族群認同，不論族群認同的建構如何，多元文化主義強調「包容多元，尊重差異」，對於弱勢族群應予以尊重、欣賞，並扭轉歧視為尊重，承認特殊族群文化；除了尊重、包容及肯認之外，政治方面須提高弱勢族群其決策權力與他族對話的平台，資源的分配亦有利辦理各項活動，增加族人互動的機會，提高我族自信心，提升自我認知與價值觀並能增強族群認同。

族群認同除了「我群」認同之外「他群」的認異也是必要，多元文化的立足點建立在我群認同與他群認異的基礎上，詔安客須認同我群的存在，尋找自我文化，建立足夠自信當自己的主人，體認他人價值，「他群」亦應尊重、欣賞弱勢族群獨特文化，同時扭轉歧視為尊重，讓多元文化主義精神實現在日常生活中。探索在多元文化中，主流族群應如何對待弱勢族群，弱勢族群又應如何看待自己的族群以及族群態度如何，面對多元族群、多元文化時所應採取的態度。

多元文化的理念在於包容多元、尊重差異，其立基點相當令人期待，但詔安客在多元文化中是否完全認同自我群體，以本研究之結果看來，乃有待加強，而他群是否也能真正包容多元、尊重差異，雖然許多學者認為閩客之間無明顯歧視，但詔安客的內心仍無法消除「滬客」的陰霾，而「滬客」的陰霾尚未完全消除，「福佬客」的議題緊接而來，更讓詔安客惶恐不安的是：在現實生活環境中，如此的角色確實困擾著詔安客；如果詔安客認同客家人是光榮，他者又將「詔安客」歸類到「福佬客」，詔安客是弱勢中

的弱勢則是不爭的事實；也許這是詔安客不願提起族群議題的原因吧！

## 第二節 建議

詔安客應當正視自己，勇於認同自我族群，重建自我文化，不管是語言的傳承、布雞拳、開口獅、飲食或建築，先深切了解自我，建立族群意識，保留我群文化的獨特性，各項文化活動都能積極參與，讓詔安文化得以傳承與延續，保留雲林縣難得的文化資產；詔安客家人應放開心胸體會他人的差異價值觀，他群亦須學習欣賞、尊重他人的文化差異，使多元文化成爲實踐的可能。

政府須持續關懷弱勢族群，建立資源公平分配機制，地方機關須更積極尋找各種開創及保留文化的方式，例如：到其他辦理客家文化活動較佳的縣市，了解各項計劃、活動之辦理、文化保留方式及開發各項文化活動與相關活動的辦理，並聘請學者專家進駐規劃辦理各項文化活動；詔安客須熱烈參與，增強族人凝聚力，建立族人的共識相信，在政府、地方機關、社區、社區人士及所有詔安客的努力下，詔安文化得以延續，若能改變比鄰族群的想法或注入他族的人力、物力仍是可喜可賀的事。

詔安客才剛受重視，仍有許多相關議值得探討，本文僅就多元文化面向來討論詔安客的族群認同，若能投注更多理論性及相關議題的探討，包括：民俗信仰、建築地景、藝術文化、社會經濟、產業歷史、民族生態、族群議題等質性與量化的研究，將有助於了解詔安客，並注入詔安客新的生命力。

針對研究結果，本文建議如下：

### 一、建立詔安客的自信心：

雲林縣詔安客的族群認同高，對內自信心高昂，但在公開的場域裡卻顯得自信心不足，因此提高我族的自信心與凝聚力是目前詔安客首要之事，而提高我族的自信心與凝聚力，除了從文化著手之外，須鼓勵更多詔安客參與，培養團結、互助合作、奉獻與熱忱、如此才能傳承詔安文化，使文化延續成爲可能。

### 二、提高他群對少數族群的尊重與包容：

詔安客不僅需建立自信，「他群」亦能敬重弱勢族群，不管族群文化差異如何，皆應相互尊重、彼此欣賞，在平等對話的機制上，使弱勢族群擁有存活的空間，讓弱勢族群的差異和獨特性能夠得到應有的尊重與欣賞。

### 三、增加少數族群資源協助：

雲林縣詔安客地處農業社會，年輕人口大量外流，農村社會型態，經濟普遍居於弱勢，有些年長者擔心祖宗文化逐漸流失，年青人留下本地發展者居少數，致使文化推動不易，若能提供適當的資源分配推動各項活動之進行，將有助於推動詔

安客文化。政府在有限資源分配上，客家族群中較強勢及人口數多之群體所獲得資源分配較多且有利；相對地，人口數少且弱勢之族群，經費資源分配則較少，造成少數族群在推展各項活動及文化傳承推動更為不利因素；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資源不足之情況下，如何維護各族群特殊文化資產呢？因此，建議政府機關在推動多元文化，鼓勵不同族群發展特色文化的同時，也給予人數少且弱勢的族群更多的資源分配。

#### 四、提升少數族群參與政府政策之機會：

政府相關單位於制訂各項法令、政策時，常因時間緊迫、程序方便，使得參與會議之代表人物代表性不足，而形成政策執行當中，人數少且弱勢的族群之權益被忽視。為使法令、政策更為周延且能顧及不同族群之權益，政府機關於制訂法令或政策時，其出席人員應含蓋不同族群之代表人物，廣納各方提供之意見，並加以重視，期能讓少數族群在政策制訂上有發聲機會，其權益才能獲得保障。

#### 五、提高學術性之研究：

在學術界，對於客家文化相關研究已有一段時間；近年來，客家研究備受重視，為提升客家學術，促進客家知識體系的發展，拓展客家學術的發展空間，客家研究須與其他學科合作，透過理論性的探討，找到屬於自我族群的認同。本研究試圖以詔安客家族群議題做理論性的詮釋，筆者才疏學淺，無法將更多理論納入探討，僅就傳統文化、集體記憶與族群認同進行對話，但仍有不足之處；透過理論性的探討，若能為客家研究開啓另一面向的視野，亦為本文的期待。

## 參考文獻

- 王仕圖、吳慧敏（2005），〈深度訪談與案例練習〉，收錄於《質性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齊力、林本炫主編，嘉義縣大林鎮：南華教社所，98。
- 王甫昌（2002），〈台灣族群關係研究〉，收錄於王振寰主編《台灣社會》，台北：巨流，246。
- 王甫昌（1994），〈光復後台灣漢人族群通婚的原因與形式初探〉，收錄於《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刊》，76：43-96。
- 王明珂（1993），〈集體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當代》，91：1-7。
- 王明珂（1994），〈過去、集體記憶與族群認同：台灣的族群經驗〉，《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吳乃德（1993），〈省籍意識、政治支持與國家認同〉，收錄於張茂桂等主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市：業強，30。
- 余亭巧（2003），《客家女性的族群認同經驗研究：五位女性客家文化工作者的生命歷程》，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研究所。
- 邱彥貴、吳中杰（2002），〈結論〉，《臺灣客家地圖》，台北市：貓頭鷹出版，156。
- 周平（2006），〈肯認、分配與權力：社會正義三個向度之理論分析〉，收錄於周平、蔡弘政主編，《臺灣教育問題的批判與反省》，嘉義縣大林鎮：南華教社所，43、44、49。
- 周平（1991），《暴力、神聖與社會儀式：結合叔本華與佛洛伊德的取經詮釋後期涂爾幹的人性與社會結構觀》，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4-5。
- 周大鳴、馬建春（2005），〈河湟地區族群互動關係的文化解讀〉，收錄於喬健（合編），《文化、族群與社會之反思：第八屆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麗文文化，301。
- 施政鋒（2000），《台灣人的民族認同》，台北市：前衛，106-107。
- 林火旺（1998），〈公民身分：認同與差異〉，收錄於蕭高彥、蘇文流主編《多元主義》，台北市：中研院社科所，385-393、396-397。
- 林福岳（2001），《族群認同下的社區傳播：以美濃反水庫運動論述為研究脈絡》，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逸涵（2005），《六堆地區青少年社會網絡與族群認同關係之研究》，屏東科技大學技術與職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高譜鎮（2002），〈民主法治國家的『承認政治』與『承認鬥爭』：市民社會中多元文化認同問題的對話〉，收錄於《教育社會學通訊》，40：10。
- 徐正光（2002），《徘徊於族群與現實之間---客家社會與文化》，台北市：正中，4-5、9。
- 張茂桂（2003），〈族群關係〉，收錄於瞿海源、王振寰主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北市：巨流，216。
- 張茂桂（2002），〈台灣是多元文化國家〉，《文化研究月刊》，13。
- 陳志明（2005），〈從費孝通先生的觀點看中國的人類學族群研究〉，收錄於喬健等主編

- 《文化、族群與社會的反思：第八屆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研討會論文集》，高雄市：麗文書局，229。
- 陳思文等（合譯）（2002），〈禮儀的脈絡、表演與意義〉，《被發明的傳統》，台北市：貓頭鷹出版，136。
- 陳香如（2005），《多元文化主義的考察：台灣本土化潮流下客家運動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許木柱（1991），〈弱勢族群問題〉，收錄於楊國樞、葉啓政主編《台灣的社會問題》，台北：巨流，399。
- 黃宣範（1993），《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北：文鶴出版有限公司，130。
- 黃榮洛（1995），〈客人頭福佬尾〉，《台灣客家人新論》，台北：臺原出版，201、203。
- 葉菊蘭（2002），《福佬客文化之旅—導覽手冊》：〈序〉。
- 溫美芳（2005），《客家族群認同感的經驗研究》，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 廖俊龍（2004），《詔安話（一）古漢語，活化石》，雲林縣虎尾鎮：神農廣播雜誌，90-91。
- 廖炳惠（1994），〈泰勒論現代性與多元文化〉，《當代》，100：10-29。
- 廖炳惠（1994），〈馬克吐溫「哈克歷險記」與多元文化及公共場域〉，《當代》，93：62。
- 廖丑（1998），《西螺七嵌開拓史》，台北市：前衛，149。
- 廖烈震（2002），《雲林崙背地區詔安客家話音韻研究》，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文研究所。
- 羅肇錦（2000），《台灣客家族群史：語言篇》，南投市：省文獻會，115、258。
- 羅肇錦（1996），《臺灣的客家話》，台北：臺原出版，103。
- 教育部（2003），《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語文學習領域》，台北市：教育部，90。
- 行政院教改會（1997），《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台北：行政院教改會，12、37。
- 院行政客家委員會（2002），《院行政客家委員會簡介》，18。
- 雲林縣政府（1978），〈本縣通行語言概論〉，《雲林縣誌稿：語言篇》，雲林縣政府，10。
- 雲林縣政府（1978），〈本縣之開發〉，《雲林縣誌稿：史略篇》，雲林縣政府，6。
- Phinney, J. S. (1990). "Ethnic Identity in Adolescents and Adults: Review of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8(3), 499-514.
- Phinney, J. S. & Rotheram, M. J. (1986). "Children's Ethnic Socialization: Themes and Implications" In M. J. Rotheram & J. S. Phinney (Eds.), *Children's Ethnic Socialization*. London: Sage. 10-28
- Will Kymlicka (2001).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in Steven Seidman and Jeffrey C. Alexander, *The New Social Theory Reader* : London and New York . 212-223

## 網路資料

王俐容 (2005), 〈當代多元文化的發展〉

[http://www.cge.knu.edu.tw/2tcircle/%A6%A4%E8%A8%B5%B0j%C1%BF%AEy--%B1%D0%AEv%C1%BF%BDZ%A4%CE%A4j%BA%F5/%B7%ED%A5N%A6h%A4%B8%A4%E5%A4%C6%A5D%B8q%AA%BA%B5o%AEi\(%C1%BF%B8q\)\(%A4%B8%B4%BC%A4%FD%ABW%AEe\).doc/](http://www.cge.knu.edu.tw/2tcircle/%A6%A4%E8%A8%B5%B0j%C1%BF%AEy--%B1%D0%AEv%C1%BF%BDZ%A4%CE%A4j%BA%F5/%B7%ED%A5N%A6h%A4%B8%A4%E5%A4%C6%A5D%B8q%AA%BA%B5o%AEi(%C1%BF%B8q)(%A4%B8%B4%BC%A4%FD%ABW%AEe).doc/) 2005/10/20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政府機關文宣 (2006), 〈雲林縣崙背鄉詔安客家文化館如推動, 為重視詔安客, 建議執行層級提高為縣政府〉

[http://www.gov.tw/PUBLIC/fineprint.php?id=44600&main\\_no=GOVNTEWS/](http://www.gov.tw/PUBLIC/fineprint.php?id=44600&main_no=GOVNTEWS/) 2006/8/21

陳麗華、劉美慧 (2005), 〈花蓮縣阿美族兒童的族群認同發展之研究〉

<http://www.nhltc.edu.tw/~publish/909%BE%C7%B3%F8www/page802.htm/> 2005/8/24

張建成 (2005), 〈傳統與現代之間: 論臺灣原住民的文化認同〉

<http://www.nhctc.edu.tw/~aboec/90paper-publication/32.doc/> 2005/9/1

詔安客的來源 (2005), 〈台灣詔安客語教學資源中心網站〉

[http://tw.letter.yahoo.com/latest.php?letter\\_id=43216&d=](http://tw.letter.yahoo.com/latest.php?letter_id=43216&d=) 2005/04/06

【附錄一】

## 訪談大綱

\_\_\_\_\_ 您好：

很高興有機會能與您進行訪談！目前我正著手進行有關詔安客族群之相關論文研究，您是這份研究的重要人物，您的意見非常寶貴，衷心希望能透過您的協助來完成這項研究。訪談過程中將接受錄音，而這些錄音絕對保密，不會外流，以保護您的隱私權。感謝您的協助，祝 萬事如意！

南華大學 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 周平 博士  
研究生 李嫦薇 敬上

以下是訪談內容：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電話：\_\_\_\_\_

日期：\_\_\_\_\_ 地點：\_\_\_\_\_

- 1、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自己？小時候在哪裡長大的？
- 2、父母是哪裡人？以前住哪裡？現在呢？
- 3、在家裡，您的家人用什麼語言交談？
- 4、您和家人交談主要用什麼語言？
- 5、您對於學校教詔安客語有什麼看法？
- 6、族群因素是否曾影響您的求學或求職？
- 7、曾經因為客家身分而被讚賞或被歧視的經驗嗎？
- 8、您有沒有參加過詔安客家傳統祭典或文化活動，經驗如何？
- 9、詔安客家傳統祭典或文化活動對你來說，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 10、您覺得應該如何面對語言流失的問題？
- 11、詔安客有何信仰？
- 12、你希望政府多補助經費辦理相關客家活動嗎？
- 13、您覺得面對客家族群的議題，您有什麼看法？
- 14、您對今天的訪談有沒有什麼感想或建議？



## 【附錄二】

## 問卷調查

很高興有機會能與您進行問卷調查！目前正著手進行有關詔安客族群之相關論文研究，您是這份研究的重要人物，您的意見非常寶貴，衷心希望能透過您的協助來完成這項研究。

本問卷有四個選項，問題中如果您覺得十分同意，請選「非常同意」，若大部分同意此問題，請選「大部分同意」；若僅有些或有一點同意，請選「少部分同意」；完全不同意，請選「非常不同意」，如果有特殊原因想要說明，請將理由寫在『因為』的後面。此問卷沒有對錯、沒有記分，請安心填寫。非常感謝您，祝 萬事如意！

姓名：\_\_\_\_\_ 父親的族群身分：詔安客 閩南人  
 年齡：\_\_\_\_\_ 母親的族群身分：詔安客 閩南人

	1	2	3	4
	非 常 同 意	大 部 分 同 意	少 部 分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我知道詔安客的歷史。 因為：_____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2、我常常告訴別人，我是詔安客。 因為：_____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3、我知道詔安習俗與閩南人不一樣。 因為：_____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4、我認為閩南人對客家人有負面的想法。 因為：_____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5、我會說詔安話。 因為：_____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6、我不想涉入與詔安客有關的事物。 因為：_____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7、我喜歡參與客家相關活動。 因為：_____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8、我在家會使用詔安客語與家人說話。 因為：_____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9、我在公開場合願意承認自己是詔安客。 因為：_____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1	2	3	4
	非常 同意	大 部 分 同 意	少 部 分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0、我認爲詔安客是弱勢族群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因爲： _____				
11、我認爲詔安客比閩南人優秀。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因爲： _____				
12、我喜歡詔安文化。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因爲： _____				
13、我願意保存與詔安有關的風俗習慣。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因爲： _____				
14、我在詔安客人多的地方比較自在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因爲： _____				
15、我認爲不應該區分族群。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因爲： _____				
16、我認爲詔安客的生活水平與閩南人比起來,沒有很大的差別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因爲： _____				
17、我覺得跟隨現代的生活方式比維護詔安傳統文化重要。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因爲： _____				
18、我認爲詔安客的文化是獨一無二的。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因爲： _____				
19、我認爲如果我不是詔安客比較好。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因爲： _____				
20、我認爲讓別知道自己是客家人，會被別人歧視。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因爲： _____				
21、我比較喜歡和閩南人在一起。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因爲： _____				
22、我在公開場合，避免討論詔安話題。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因爲： _____				
23、我知道詔安客逐漸受到重視，是一件好事。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因爲： _____				
24、我知道我與其他客家人在語言上或是文化，有些不一樣。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因爲： _____				
25、我希望政府多補助經費，辦理各項活動。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因爲： _____				

附錄三：訪談對象分爲兩組，A 組爲詔安客，B 組爲福佬人。

A 組：

編號	年 齡	職 業	訪談時間
A1	28	國小教師	2006/7/30
A2	57	代書	2006/8/24
A3	51	校長	2006/6/30
A4	44	鄉公所秘書	2006/8/8
A5	25	國小教師	2006/8/11
A6	51	宗祠管理員	2006/8/10
A7	72	促進會會長	2006/8/5
A8	48	農會職員	2006/8/24
A9	50	宗祠管理員	2006//29
A10	42	國小教師	2006/8/7
A11	40	廚工	2006/6/29
A12	49	布袋戲團長	2006/8/28
A13	65	學生祖母	2006/8/15
A14	68	學生祖父	2006/8/16
A15	65	學生祖父	2006/8/16
A16	68	學生祖父	2006/8/17
A17	60	學生祖父	2006/8/17
A18	72	學生祖父	2006/8/18
A19	63	學生祖父	2006/8/18
A20	45	農會職員	2006/8/24
A21	52	命理師	2006/9/10
A22	71	村長	2006/8/24
A23	12	學生	2006/8/28
A24	14	學生	2006/8/28
A25	47	書商	2006/9/25
A26	40	鄉土教師	2006/10/19
A27	45	商	2006/10/31
A28	55	商	2006/10/31
A29	12	學生	2006/8/25
A30	15	學生	2006/8/10

## B 組：

編號	年 齡	職 業	訪談時間
B1	55	總幹事	2006/6/18
B2	45	校長	2006/8/29
B3	28	協會職員	2006/6/29
B4	33	學生家長	2006/8/15
B5	43	校長	2006/10/17
B6	51	工	2006/8/24
B7	46	工	2006/8/24
B8	32	國小教師	2006/10/25

